

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

七

蘇子知

PDG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投贈

詩二十七首

贈孫莘老七絕

隨詩案云熙寧五年作詩與孫莘老

嗟予與子久離羣

隨曰札記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矣

耳冷心灰

百不聞

匣曰耳冷見前注又莊子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若對青山談世事當須

舉白便浮君

匣曰劉向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釀者浮以大白吳都賦出躡

浮動以千百里蘇巷飲飛觴舉白注行觴如飛大白杯各有犯今者舉而罰之

禮記投壺若者是者浮爾雅云浮罰也

天目山前淥浸裾

天目山在湖州按樂史寰宇記湖州安吉縣天目山三萬六千尺父老云從

渡難及辟水災天目海陵山為第一而水經浙江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嵒疊西臨後關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雙鳳林按王存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界首十五里故天目山於寰宇記則除之湖州於水經則係之於潛而於潛

歸屬杭州蓋與湖州接壤也
碧瀾堂下看街艦文公曰艦相街作堤捍水

非吾事閑送苕溪入太湖文公曰先生碎杭以開運蓋何至湖其言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謂於此可以為堤而事不在已按寰宇記云苕水出自浮玉山又云霅水苕水之別名深不可測中多鱖魚而太湖載在常州云禹貢謂之震澤周官謂之具區史記謂之五湖從湖州長興縣界北入常州晉陵界又入無錫縣界晉陵之東入蘇州吳縣界周回六百五十里而九域志於潤州云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常州七十四里此所謂苕溪之入太湖且矣

夜來雨洗碧嶺岼浪湧雲屯達郭寒文公曰選詩岼嶺復嶺岼又云

聞有弁山柯處是為君四面竟來看岼公曰弁山

夜橋燈火照溪明欲放扁舟取次行暫借官奴遣

吹笛明朝新月到三更文公曰溪應是前篇所謂苕溪也

下云霅者四水激射之聲蓋四水合為一溪也曰苕溪曰前溪曰餘不溪曰霅溪也

記載在烏程縣 文公郡國志言下和採玉處 非也周處云今作皮弁之弁

烏程縣

烏程縣

烏程縣

三年京國厭藜蒿長美淮魚壓楚糟師川曰書禹貢淮夷饋珠暨魚

今日駱駝橋下泊恣看脩網出銀刀次公曰駱駝橋唐垂拱元年造

以形似駱駝背名之劉禹錫詩曰駱駝橋上瘡
風起鸚鵡杯中若下春杜詩出網銀刀亂

烏程霜稻襲人香次公曰烏程是湖州縣名寰宇記曰古烏程能醞酒故以名縣而又拍酒為烏程按

張景陽七命之言酒曰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而李善引盛弘之荆州記曰綠水出豫州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

極甘美與湘東郵次公曰雲水已具前注
湖酒年嘗獻之釀作春風雲水光按寰宇記此專在長興

縣之雲水條中而茗水在安吉縣太平時復中之徐貌聖一水二名之所經世而皆是湖州耳

魏志徐邈為尚書郎時科酒禁而邈私釀至於沉醉校尉趙達問

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曰太祖太祖其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

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耳竟得免後文帝見邈問曰頗復

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憂於陽殺御叔罰於飲酒臣嘗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母多酌我次公狂厚曰西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
復中之皆實寬饒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
酌我之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去年臘日訪孤山曾借僧窻半日間見前卷先生

臘日遊孤山訪不為思歸對妻子道人有約徑須還勤思二僧詩注

至秀州贈錢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老

鴛鴦湖邊月如水孤舟夜傍鴛鴦起平明繫纜石

橋亭慚愧冒寒髯御史安道公曰指言錢安道也結交最

晚情獨厚論心無數今有幾寂寞抱關歎蕭生曰

前漢蕭望之博霍光秉政王仲翁與蕭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

上官桀等謀殺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先露索去刀兵兩吏

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曰不願見於是光不用望之而仲翁

至光祿大夫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傳呼甚寵頊謂曰不

肯碌々反抱閨為者老執戟哀揚子厚曰前漢揚雄傳云

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惟

傾人主而推三出不徙官及莽時以首老久轉為大夫蓋黃門郎

掌守門戶故執戟備岳詩怪君顏采却秀發厚曰楚詞

云執戟殿場長沙投賈

文采秀發

無乃遷謫反便美天公欲困無奈何世人共

抑真踈矣毗陵高山錫為骨陸子遺味泉冰齒

公曰毗陵常州也高山即惠山也陸子陸羽也羽善煎茶次弟水品以無錫惠山寺石泉為第二包吉贈劉尊師詩曉漱瓊膏冰齒寒

○祖謙曰韻語陽秋云汝州之治諸井皆以夾錫錢鎮之每井率數十千問其故一老兵曰此邦饒風沙沙入井中人飲之則成癩

夾錫錢所以制沙土也因思無錫惠山泉清甘中於二浙者必有錫也賢哉仲氏早拂衣占

斷此山長洗耳厚曰晉孫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以公許由洗耳山頭望湖光

潑眼山下濯足波生拍儻容逸少問金堂隨曰許邁常遺義之

書云自山之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在焉義之自為之傳記與魏康留石髓

援曰枕山康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康疑而為石烈數曰叔夜志趣非常而不遇命也

贈治易僧智周

寒牕孤坐凍生餅刺白唐鄭棨詩刺餅粘柱礎尚把遺編照露螢

隨曰車胤以練囊自照
盛螢火照書讀
閣東九師新得妙
厚曰淮南王安聘明易

云九師與而易道微
○亥公曰晉史翼傳京北村父陳郢設浩並
才名冠出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天下大

平然後議其任耳退之
詩春秋五傳東高閣
夢吞三書舊通靈
易主素上曰臣

郡吏陳挑夢臣與道士相遇布易六爻撓其三以
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
斷絃掛壁知

音喪
鍾子期曰魏二乎志在流水曰湯之乎鍾子期死伯牙絕

身不復鼓
揮塵空山亂石聽
厚曰生法師講經人無信者乃

頭齋罷何須更臨水
從腹旁孔子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

腹中自有洗心經
此洗心退藏於密

除夜病中贈段屯田
釋之也

龍鍾二十九勞生已強半
歲暮日斜時還為昔人

歎
樂天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
蘇氏續義云龍鍾不昌燭不翹舉之兒
今年一線在

那復堪把玩

杜詩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歲時

獨柳子厚書曰悲人出世越不過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後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審矣欲起強

持酒故交雲雨散

云公曰劉禹錫詩

惟有病相尋空齋

為老伴

白居易詩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樂子一時歸

蕭條燈火冷寒夜何

時且

曰長夜漫漫何時且

倦僕觸屏風

續曰陳萬年病召其子成教戒於牀

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

饑語嗅空案數朝閉閣臥霜髮秋蓬

亂

如飛蓬

傳聞使者來策杖就梳盥書來苦安慰

不怪造請緩大夫忠烈後

曰段大尉蓋曰忠烈朱泚反召段秀實

休並賊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源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此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頭爾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

臂自捍才中其額血流匍匐而走

高義金石貫要當擊權豪未肯覲衰

儒此生何所似暗盡灰中炭歸田計已決此邦聊

假館三徑粗成資

選曰三輔史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皆性廉遜名各不出。

師曰陶潛傳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

一枝有餘燧

發曰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願君

更信宿

選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庶奉一笑粲

又公曰公羊曰軍人粲然皆笑

喬太博見和復次韻答之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

任曰太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字上列子楊朱曰百年

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隸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須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去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

其間迂憂樂歌笑雜悲歎顛倒不自知直

爲神所玩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自從識此理

久謝少年伴逝將遊無何

選曰莊子遊於無何有之鄉

豈暇讀城

且

選曰西漢竇寬太后好老子書乃問韓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曰書乎乃使固入園擊虱

非才

更多病二事可并案

堯卿曹勣詢烏桓孔融嘲之曰大將軍使征蕭條海外昔爾慎不真焉夫

丁乘山無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子仁愧煩賢使者弭節整

紛亂子仁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喬侯瑚璉質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貢曰汝器也清廟嘗薦盥厚主清廟祀文王也奮鬚

百吏走坐變齊俗緩名傳新視事右曹掾吏皆移病困博

奮鬚奮鬚幾凡曰鬚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

門又救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裾不中節要自今掾吏衣皆今去些

寸數年大改其俗相詡未遭甘鵝退飛過宋都鵝也並進取魚

貫厚曰易魚貫以宮人籠○次公曰並怒而進則取每聞議論

餘凜凜激貪懦厚曰孟子聞伯夷之風莫耶當自羅

越未暮制燕館厚曰顏延年天馬賦旦制幽燕書抹胡為

守故丘眷恋桑榆暖次公曰唐明白皇儲會為君叩牛

角一詠南山聚

續曰甯戚候齊桓公出扣牛角而歌曰南山聚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才

至甯從從皆飯牛至夜半長夜漫々何時旦

二公再和亦再荅之

寒雞知將晨 鷓鴣知夜半

次公曰雞知將晨鷓鴣知夜半出淮南子

亦如老

病客遇節嘗感歎 光陰等敲石

世曰白居易詩蠅牛角爭何事石火光中寄

馳過眼不容玩 親友如搏沙 放手還復散 羈孤每

自笑寂寞誰肯伴 元達號神君

晉借吏喬智明字元達元達為陸慮共

二公愛之 高論森月旦

續曰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

有月旦 紀明本賢將

段暉之本特家又續曰段暉字紀明為護羌校尉第討西羌甚有威名在邊十餘年

未嘗一日替寢與將士同苦故人皆樂為死戰

汨沒事堆按

次公曰世康書堆按滿前 欣然肯

相顧夜閣燈火亂 盤空愧不飽 酒薄僅堪盥 雍容

許着帽不怪安石緩

溫見留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見重安者如此 雖無窈窕人清唱弄珠貫

溫見留之曰令司馬着帽進其見重安者如此

然端如貫珠 幸有縱橫舌

溫曰戰國時從人橫人俱以取名

然端如貫珠

幸有縱橫舌

溫曰戰國時從人橫人俱以取名 說劍起慵

溫曰

懦

溫曰莊子有說劍篇

一豪沉下位

厚曰劉伶酒德頌一豪侍側焉如螟蠶之與螟蛉

暗

火埋濕炭豈似草玄人

厚曰揚雄草大玄有以自守泊如也

嘿嘿老儒館

行看富貴逼

溫曰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臣無心於富貴

炙

手借餘煖

厚曰唐元載為相有用事者四人熏灼中外人為之語曰卓李鄭薛炙手可熱 次公曰杜詩炙手可熱

勢絕倫而杜田補遺引唐史遺事安樂公主玄宗之季妹附會韋氏炙手可熱人咸畏之

應念苦思歸登

樓賦王粲

次公王粲以西京樓亂乃避地荊州依劉表因登江陵城樓懷歸而作登樓賦

贈王仲素寺丞

名景純

養氣如養兒

溫曰老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弃官如弃

泥厚曰莊子奔肆者如奔泥塗

人皆笑予拙事定竟難迷歸耕獨

患貧問予何所齋尺宅自足茂寸田有餘畦厚曰

經寸田尺宅以治生兩眉間為上冊田心為終宮田膝下二寸為下冊田明珠照短褐詩被褐

玉陋室生虹蜺雖無孔方兄續曰惠慶著錢神論云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顧

有法喜妻接曰維摩詰言法喜以為妻彈琴一長嘯不答阮與嵇

援曰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住宜陽山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阮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游二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續曰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懷神

尊氣之術登不應籍因長嘯而退曹南劉夫子次公曰劉夫子豈劉

真羽乎先生在惠州時有書與真翁咨問道要自以為柱門屏居曾中廓然實無荆棘有受道之質可以付授且曰或有外冊已成

可助梨棗者空室不惜分惠其善具在此陵後集。堯卿曰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賞師之名與

子政齊家有鴻寶書續曰劉向字子政父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

為金之術向勿而不鑄金裹蹄厚武帝紀大始二年二月詔

讀誦以為奇獻之

龍首復白麟以饋宗廟澤注水出天馬泰山見黃
金且改故名今更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焉

促膝問道

要遂蒙分刀圭

癩曰退之詩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教
病身。翻本草九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

十七之一堆
如括桐子大

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梯

公曰子孫簡告
韓退之曰我得

秘藥不可獨不
死今遺子一器

我生本彊鄙少以氣自擠孤舟倒江

年來稍自

河赤手攬象犀

次八曰退之送無本師詩云
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

年來稍自

笑留氣下暖臍苦恨聞道晚意象颯以凄空見孫

思邈區區賦病黎

邈曰唐無難得惡疾從孫思邈
問養生之道作病藥賦以自悲

余去金山五年而復至次舊詩贈贈寶覺

長老

禮曰按年請先生熙寧七年自抗絡密至
元豐二年已未自徐移湖首尾凡五年

誰能斗酒博西涼

厚曰後漢王允字伯和以葡萄酒
一斛遺張遂即拜允涼州刺史

但愛

齋厨法鼓香舊事真成一夢過高談為洗五年忙

清風偶與山阿曲，明月聊隨屋角方。稽首願師憐
父客，直將歸路拍茫茫。
師曰：淮山警策云：一朝卧疾在牀，
衆苦荼經前路，往之未知何往。

贈惠山僧惠表

行遍天涯意未闌。
洪父曰：成都古今記：天涯石在大將心
東門內昭覺寺相對高六七尺。

到更遣人安。
次公曰：傳燈錄：惠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
與安。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

我與汝
安心竟。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嚴已不看。
洪父曰：案
上楞嚴，有楞

嚴經事亦
見傳燈錄。歌枕落花餘幾片，閉門新竹自千竿。客來

茶罷空無有，盧橘楊梅尚帶酸。
次公曰：盧橘，楊梅二果
林賦曰：盧橘夏熟。

黃柑橙橘，世把櫻柿。唐子西作李氏山園記：言園中鹽
橘為特盛。世說：孔融拍楊梅戲謂楊脩曰：此君家果邪。

贈錢道人

書生苦信書。
次公曰：孟子曰：盡
信書則不如無書。世事仍臆度，不量力

所負輕出千鈞諾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作不知

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原曰北夢瑣言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焚殺之遂為梁朱全忠所制乃謂

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二縣鑄錢一個錯不成我生涉憂患常恐長罪惡淨觀

殊可喜脚淺猶容却而况錢夫子萬事初不作相

逢更何言無病亦無藥（原曰博陵錄一針歌亦無藥亦無病正是真如靈覺性

贈黃山人

面頰照人元自赤眉毛覆眼見來烏（原曰杜詩頰石麟補元自落

荷天枯骨倦遊不擬談玄牝（原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見來枯

病何妨出白鬚（原曰維素詰以方便示病而說法絕學已生真定惠

（原曰老子絕學無憂辨書有戒定惠說禪長笑老浮屠（原曰浮屠學佛之人也東坡

若肯二年住親與先生看藥爐

贈袁陟

虎剛曰字世勳徵章人自號遜翁有集十卷嘉祐間終秘書丞

是身如虛空

次公曰維摩經云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又云平等如虛空

萬物皆我備

胡為強分別

次公曰維摩經又言仁者強生分別

百金買田廬不見袁

夫子神馬載尻輿

輿曰莊子假使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

游乎

無何有

聖曰莊子游於無何有之鄉

一飯不願餘

次公曰柳子厚贈江華長老詩云一飯不願餘加跌

願餘加跌

官湖為我池學舍為我居何以遺子孫

曰後漢沈氏傳劉表謂龐公曰先生若居畝畝而不尚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

此身自遺條

條之義有二有言曰柔者又云能仰而不能俯則因語遺條曰遺條是已有不麗竹席則詩云遺條不鮮是已今義未審

風暗揚柳秋水靜芙蓉應觀我知子不怪子知魚

隱曰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贈章默

井叔

章默居士字志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弃家
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
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於人余
深哀其志既有以少助之又取其言爲詩以
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

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

厚曰陶鑿曰古主瘞不就躬耕自食身微抱羸疾

朝吟

噎鄰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

奉朝王禹偁表云蚤年多病眼有黑花晚歲多憂頭生白髮

身隨日月逝

厚曰論語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恨與天地畢

厚曰恨與天地畢則其恨之無窮也願求不毛田

田也傳云錫之不毛是已親築長夜室

厚曰古詩送子長夜喜言墓也

難從王孫裸

厚曰前漢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

未忍夏后聖

厚曰禮記有虞氏瓦棺夏后氏聖丘云聖

燒土五陵多豪士曰高帝葬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五陵皆在長安北徙天

下豪傑之家以貧之百萬付一擲厚曰晉劉毅家無擔石心知義財

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粟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

朝遂夕死真不戚誓求無生理公曰無生者不踐

有為迹弃身尸陀林尸陀林此言寒林其林幽遠而寒因

以名也在王舍城側死人多送其中。曰通明七賢女經云七

賢女者並是諸大國王之女遇賞花之節百千人競各奔趨所

遊之趣以為取樂七賢女中有一女曰諸姊妹我與汝等不可亦

同眾人游賞理豈取其世樂也却同諸姊妹遊尸陀林諸姊妹曰彼

盡是死屍何好諸姊妹曰死在這裏人向什麼處去諸姊妹觀於是悟道

又西域說言如來在日葬諸姊妹屍陀林又三水小續云僧從諫

贈葛葦

卒上言送尸於碑春門外尸陀林施與鳥獸為食三日後人往觀

之休觀烏為任狼籍公曰莊子上為鳥

為食下為蟻蟻食

竹椽茆屋半摧傾，日向蜂窠寄此生。

願曰有學逃死生法者乃詩死寄意

鬼于蜂窠中鬼卒尋之了不可得，是以公曰蜂窠寄此生，不過言其所居窄小而懸蠶耳。先生又有詩曰：舉族長懸似細腰，舊生所引與詩意不相干，非是。

長恐波頭卷室去，欲將船尾載君行。

詩試擬孟東野

編曰孟郊字東野

太草閉臨張伯英

厚子曰張芝字伯英善

草書其後晉人衛瓘索靖亦俱善草書，善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消遣百年須底物，故

應憐我不歸耕。

贈王寂

曾刊所公評此詩意王寂必有所往而別故云其歸只以解卿之問而已，且未便壯往而老歸也。

與君暫別不須嗟，俯仰歸來鬢未華。記取江南煙

雨裏，青山斷處是君家。

後兩句則先生言它日江南煙雨中我亦憶君所在家之地在青山斷處也。

贈杜介

井引

元豐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幾先自浙東還

與余相遇於金山話天台之異以詩贈之

我夢遊天台橫空石橋小龜曰天台山記云石橋路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萬丈深淵惟

忘其身然後能濟度得乎秋風吹茵露秋風吹茵露也宋末初山川記曰

寧州章氣茵露四時不絕前者草名其上露滴之內即翠濕香

嫋嫋應真飛錫過厚曰孫綽遊天台付云王喬控鶴以冲天

高僧隱峯遊五臺出淮西漸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一十

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掛於壁牙故釋子稱遊行僧為飛

錫安住僧絕澗度雲鳥舉意欲從之翛然已松杪微

言粲珠玉未說意先了覺來如墮空耿耿惚戶曉

羣生陷迷網獨達從古少杜叟子何人長嘯萬物

表妻孥空四壁厚曰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振策念輕矯厚曰燕掉

捐之森、振金策之裝、住曰金策錫杖遂為赤城遊賦云披毛

也又云晒夏虫之蟻冰蠶而思焉

曰支遁天台山銘序云往天台當由赤城山為道徑孔靈符會稽
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故孫綽賦云赤城霞起而建標
瀑布飛流

飛步凌縹緲問禪不歸舍屢為瓠壺繞
以界道

倦遊錄金亦盞長老問歐陽景取書索米于玉泉長老景授一緘及
詩一絕云金盞來不覓玉泉書金玉相逢價倍珠到了不干藤蔓事
壺蘆自去

何人識此志佛眼自照瞭我夢君見之卓
纏壺蘆

爾非魔媿仙葩發茗椀剪刻分葵蓼
次公曰此言其所點茶之祥也

先生十八羅漢須後跋云佛戒度後閻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
信入故諸聖賢皆隱不見獨以像設遺言振引未悟而我習五臺
廬山天台獨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從今
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類為花木桃李芍藥僅可指名

更不出閉戶閑驪馬
次公曰驪馬名時從佛頂巖馳下雙

蓮沼

慶源宣義王丈人以累舉得官為洪雅主簿

雅州戶掾遇吏如家人安樂之既謝事居

眉之青神瑞草橋放懷自得
有書來求紅帶
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
黃魯直學士秦少游
賢良各賦一首為老人光華

青衫半作霜葉枯
遇民如兒吏如奴
吏民莫作官

長看我是識字耕田
夫妻啼兒號刺史怒

云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子仁謹按蘇叔黨所作王元直墓表云初季父慶源官於雅州以論事不合取官長怒即謝病

去時有野人來挽鬢拂衣自注下下考師曰唐陽城為道州刺史

觀察使用讓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宜考下下芋魁飯豆吾豈無接曰霍方進傳

童謡曰飯我歸來瑞草橋邊路獨遊還佩平生壺接曰

且食羹芋魁慈姥巖前自喚度青衣江畔人杜牧之獨酌詩云獨佩一壺遊秋毫太山小

爭扶好紅皆在青神縣今年蠶市數州集蚕市見前和子由蚕市詩

注 中有遺民懷袴襦注曰後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昔無一襦今

五 邑中之黔相拍似白髯紅帶老不癯注曰左傳澤中之哲實與

我役邑中之我欲西歸卜鄰舍隔牆撫掌容歌呼注曰

黔實慰我心前漢曹參傳相舍後園近吏舍吏日飲醉歌呼參遊後園聞吏醉

從吏幸按之參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胡曰退之詩

隔牆聞歡呼 不覺王山乘駟馬回頭空拍黃公壚次公曰山

王戎也類延年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也注曰黃公壚事見峇錢穆父詩注

贈王子直秀才

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挂百錢游注曰晉阮瞻字

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 五車書已留兒讀注曰莊子惠施

田應為鶴謀注曰史記蘇秦曰使我有負郭田二頃豈能

底笙歌蛙两部注曰南史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

尚山兩部鼓吹 山中奴婢橘千頭 厚曰盛引之荊州記李德

何必效蕃 遺客於武陵龍縣汎州種柑橘千株臨死語其子曰幅巾我欲

吾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得千疋綰亦足用耳 相隨去海上何人識故侯 厚曰漢邵平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

贈鄭清叟秀才

風濤戰扶胥海賊橫泥子 次公曰扶胥泥子皆經海之處也 胡為犯二

怖博此一笑喜問君奚所欲欲談仁義耳我才不

逮人所有聊足已安得相付予過聽君誤矣霜風

掃瘴毒冬日稍清美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 厚曰

冷齋夜話摩訶對梁世祖云貧道客食陛下三十年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次公曰宗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

已過但少 澹然兩無求滑淨空棊几 厚曰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棊几滑淨因

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愕者累日

贈嶺上老人

鶴骨霜髯心已灰

續曰莊子身若槁木心若死灰

青松合抱手親栽

老子合抱之木

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箇回

贈楊耆

并引

西蜀楊耆二十年前見之甚貧今復見之益貧所異於昔者蒼顏白髮耳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窮者鄙使耆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頃宿扶風驛舍夜半逆旅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昔富今貧者余亦爲悽然因飲之以酒而作此詩今日寒雨不止忽憶其事且念楊君之栖遲與逆旅者何

異故出以與之

孤村微雨送秋涼
逆旅愁人怨夜長
不寐相看惟攪馬
悲歌互答有寒蟿
天寒滯穗猶橫畝
歲晚空機尚倚墻
勸爾一杯聊復睡
人間貧富海茫茫

戲贈詩三十二首

戲子由

宛丘先生長如丘
宛丘學舍小如舟

次公曰宛丘陳州也時子由爲

學常時低頭誦經史
忽然欠伸屋打頭

次公曰唐進士張彖志氣

高大未嘗低折於人嘗曰大丈夫有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衣遊於高山

斜風

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
任從飽死笑方朔

厚曰東方朔言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肯爲兩立求秦優

援曰秦始皇置酒而天雨優旃謂陸

楮即日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休居始皇乃令陞楮者得半相代次公詩案意言弟轍比朔為即以當今進用之人比侏儒眼

前勃磳何足道處置六鑿湏天遊見莊子讀書萬卷不

讀律次公曰梁元帝之敗盡焚文圖書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又唐沈全文作朝請之詞曰

博士不尋章致君堯舜知無術次公韓致君豈無術按詩案云是時新興律學賦意非之勸

農冠蓋鬧如雲次公曰班固賦冠蓋如雲七相五公送老菴菴甘似蜜韓朝族非暮擬按詩案以議提筆奇碎惟學官無責

眼頭雖長低氣不屈餘抗別駕無功勞次公曰杭州別駕先生自

言也治中別駕古通判之任畫堂五丈容旗旄厚曰秦作阿房宮上可

旗重樓跨空雨聲遠屋多人少風騷騷平生所慙

今不恥坐對疲氓更鞭箠次公曰按先生詩案云是時多流配犯塩之人例皆飢貧言鞭

道逢陽虎呼與言心知其非

筆貧民也其平生所慙公不復恥矣以議諷塩法大急也

復恥矣以議諷塩法大急也

口諾唯

次公曰陽虎事見論語陽貨篇又潘正叔迎大駕詩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按先生詩按云是時張觀俞希

旦作監司某不喜其人然不敢與之爭議故比之以為陽虎也

居高志下真何益氣節消

縮今無幾文章小技安足程

博曰杜詩文章真小技於道未為尊

先生

別駕舊齊名如今衰老俱無用付與時人分重輕

鹽管部役戲呈同事兼寄述古

字暉按按官縣圖經云縣置官卿隋開皇九年置杭州鹽管縣萬之有鹽場十所

新月照水水欲冰夜霜穿屋衣生稜野廬半與牛

羊共曉鼓却隨鴉鵲與夜來履破裘穿縫紅頰曲

眉應入夢千夫在野口如林豈不懷歸畏嘲弄公次

曰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我州賢將知人勞已釀白酒買豚羔耐

寒努力歸不遠兩脚凍硬公須軟

編曰明皇歲幸溫湯謝揚館在宮東帝臨

幸賞資不貲計出有賜曰錢路返有勞曰軟脚。按曰大唐舊疑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出錢三百千

將之湖州戲贈辛老

餘杭自是山水窟側聞吳興更清絕湖中橘林新

着霜溪上苔花正浮雪法臺寺詩中注顧渚茶芽

白於齒梅溪木瓜紅勝頰天公曰杜詩色好梨勝頰

海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又曰顧渚泉上有木瓜堂其庭除別植木瓜引泉吳兒膾縷薄欲飛公

曰晉賈充謂夏統曰此吳兒是木之人石心也老杜詩刀鳴膾縷飛未去先說饒涎垂亦知

謝公到郡久圖曰謝安嘗為吳興太守應怪杜牧尋春遲厚曰杜牧

聞湖州多奇麗往遊之刺史崔君張水嬉使州人畢觀令杜牧閱之因見一女姝期之曰吾不十年來守此郡不來從所適泊牧守

湖州女已從人三載矣牧因賦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鬢絲只好對禪榻日

杜牧詩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湖亭不用張水嬉見上

戲贈

惆悵沙河十里春

堯卿曰沙河塘見前空海樓晚景五絕注中

一番花老一

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

次公曰舞有大垂手

小垂手垂手人言解舞之人

和邵同年戲贈賈牧秀才二首

傾蓋相歡一笑中

任曰孔子之鄉薄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之德曰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

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從來未省馬牛風

次公曰左傳僖四年齊侯使與師言曰君

與北海寡人與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疏云馬逐上風而去牛逐下風而來故云不相及也杜詩去馬牛來不復辨正用此矣

又書曰馬牛之風

卜鄰尚可容三徑

陶曰蔣詡歸杜陵舍中竹下開三徑唯羊仲來仲從與之游白

居易與元八卜鄰詩明月好從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

終當作兩翁古意已將蘭緝佩

次公曰維鄰是卜招詞閑

詠桂生叢

次公曰劉安招隱士章句云桂叢生兮山之幽

此身自斷天休問

厚曰杜詩自斷
此生休問天
白髮年來漸不公
道世間惟白髮
杜牧詩公

朝見新美出舊樣
謝意昏渺夫歸事也
新美出舊樣使括楊

生萬之義舊注乃引
杜詩辛夷始花亦已落
以新為辛以美為美非是
騷人孤憤苦

思家
次公曰韓非有孤憤篇
言孤獨而憤悶也
惟孤憤故思家

字五噫處士太窮約
厚曰後漢梁鴻傳
鴻過京師作五噫之

室崔嵬兮噫人之幼
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
求鶴不得
三賦先生多誕誇曰

相如奏子虛上林大人
三賦先是文君新寡
相如謬與臨
印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相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
帳外

鶴鳴奩有鏡
厚曰孔德璋北山移文
夜鶴起
筒中錢盡按無鞋

安國曰先生若秦大虛書曰
初到黃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
十仍以大竹筒貯用不盡者
以待賓客厚曰南史庾杲之
清貧自

樂食惟有菘菹倫菘生菘
蕪菜任昉常賦之曰
玉川何日朝

誰謂瘦即貧食蛙嘗有二十七種菜謂三菘也
玉川何日朝

金闕白晝關門守夜
時賈欲再娶厚曰厚之詩夜義
當晝不肯啓夜半黥紫夜半開

生涯到處似檣鳥

次公曰杜詩曰檣鳥相背發又曰危檣逐夜鳥又曰檣鳥宿處非又曰檣鳥終歲飛

此特檣竿上刻為鳥形以占風爾晉令車駕出入相風在前相風正是刻鳥於竿上名之曰相風晉傳玄相風與云獲神鳥於竿首

俟祥風之來征是已

科第無心摘領鬚

續曰韓詩連年收科第如摘領底鬚

黃帽刺船

忘歲月

厚曰前漢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住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看黃帽

白衣擔酒慰

鰥孤

厚曰晉陽春秋云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摘菊花盈把久之望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刺史王弘送酒

即便獨酌醉而後歸

但公欺病來分粟

援曰莊子但公賤亭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然則朝四而暮

三衆狙皆悅疏云亭椽子也似栗而小

水伯知饒為出鱸

厚曰山海經朝日之谷神曰大員是為水

伯莫向洞庭歌楚曲煙波渺渺正愁予

續曰九歌帝子降兮北渚

目渺々兮愁予嫺々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九日舟中望見有美堂上魯少卿飲處以

詩戲之二首

指點雲間數點紅
笙歌正擁紫髯翁
次公曰吳張昭以珠權為紫髯

將誰知愛酒龍山客
隱曰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温燕龍山寮佐畢集
却在漁

舟一葉中
次公曰退之詩共

西閣珠簾卷落暉
千朋曰王勃滕王閣詩珠簾暮捲西山兩
水沉煙斷珮聲

微遙知通德
淒涼甚擁髻
無言怨未歸
厚子曰後漢伶玄妾樊通德

能言趙飛燕姊妹事文既為著傳文語通德曰斯人俱及城矣盛時疲精神馳驚嗜慾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掩袖視燭影以手擁髻淒然位下

張子野年八十五尚聞買妾迷古令作詩

錦里先生自笑狂
次公曰此句學者多不曉蓋以杜詩錦里先生烏角巾感之也成都謂之錦宮故亦

謂之錦里杭州臨安縣昔日錢王時賜名衣錦城而先生臨安三絕又有題名錦溪今句特取錦里先生四字以言子野時陳述古守杭令作此詩可以推見又杜詩自笑狂夫老更狂
莫數九尺鬢
眉蒼
隱曰杜詩張公一生紅海

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詩人老去眼為鸞在厚主曰唐貞元初有張君者遇崔

事神又作鸞歌也出鸞情集公子歸來燕燕忙援曰漢成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趙飛燕而談之先是有童謡曰燕燕

張公子性曰或說張祐妾名燕居仁曰唐張建封寵

相君猶有齒續曰張蒼自秦時為主柱下方書漢文帝四年

數江南刺史已無腸厚主曰劉禹錫罷蘇州過揚州帥杜鴻

與司空詩云司空見慣真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平生謬

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厚主曰前漢張禹弟子尤著

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宗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

未嘗得至後堂

至後堂

錢道人有詩不直須認取主人翁作兩絕

戲之

首斷故應無斷者

堯卿曰圓覺經云菩薩常覺不住

無能斷者則以礙心自礙者礙二已斷滅無礙礙者

冰銷那復有冰知

堯卿曰圓覺經云善男子

若心昭一切覺者皆為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銷冰無別有水知冰銷者有我覺我亦復如是

水結為冰及至

主人若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

有主須還更有賓

歸曰主賓對代之法未免有物我也

不如無鏡自無塵

援曰六祖詩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何勞勤拂拭自不染塵埃

只從半夜安心後

厚曰慧

麻公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

失却當年覺痛人

次公曰楞嚴經

毒刺傷足云云覺覺清淨心無痛覺

○堯卿曰慧可大師即所謂神光者於寂默中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階此耶大道匪遙彼其南矣光知神功因改各神光異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為治之空中有聲云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所見神事白於師

視其頂骨如五峯秀出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其以少林達摩大師授可師歎光受教造於小室參達摩果傳衣得法焉

贈張刁二老

堯卿曰張子野湖州烏程人刁景純潤州丹陽人

兩邦山水未凄凉二老風流總健彊

師曰杜甫寄贊上人詩典子成

二老來往亦風流

共成一百七十歲

續曰白居易九老詩九人五百八十四施紫紵朱白鬚頭

各飲三萬六千觴

續曰李白詩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傾頽三百杯

藏春塢裏鷺

花開

戴春刁公塢名

仁壽橋邊

日月長惟有詩人被磨折

金釵零落不成行

次公曰仁壽橋張子野所居白居易詩金釵三千兩金釵十二行詩人指言子野子

野多龐媿以戲之也

梅聖俞詩中有毛長官者今於潛令國華

也聖俞沒十五年而君猶為令捕蝗至其

邑作詩戲之

鎮叔曰按於潛縣經毛國華字君贊衢州毛尚書之孫也

詩翁憔悴老一官厭見首猶堆青盤

注曰聞州長溪人憐令之登第

開元中為東宮侍讀官深閑談以詩自悼云朝日歸來羞澁對

上園之照見先生盤中何所有首猶長闌干

歸來羞澁對

妻子自比鮎魚緣竹竿續曰梅聖俞以詩知名仕宦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及受一敕修書

今君滯留

生二毛續曰太史公留滯周南又潘岳秋

飽聽衙鼓眠黃

更將嘲笑調朋友人道獼猴

綉續曰世傳太相飛救縣令勿於黃綉被底放衙

願君恰似

騎士牛續曰周赤擢新城太守司馬宣王使鍾離調之曰君釋

願君恰似

高常侍暫為小邑仍刺史續曰高適為封丘縣尉有詩云

不願君為孟浩然却遭

明主放還山續曰子與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

官遊逢此歲年惡飛蝗來時半天黑

明主放還山續曰子與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

明主放還山續曰子與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

明主放還山續曰子與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

明主放還山續曰子與浩然為王維所知因得召見命吟詩浩然

羨君封境稻如雲蝗自識人人不識

入境又朱均為九江太守蝗飛至郡界輒東西散去卓茂為密縣令蝗虫不入縣界又東漢戴封為西華令時汝穎有蝗虫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心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頌除一境奇之

喬將行烹鵝鹿出刀劍以飲客以詩戲之

喬太傅有詩在燕飲門

破匣哀鳴出素虬倦看鴉鴉聽呦呦

出孟子仲子曰烏用長鵬者幼之鹿也詩鹿鳴曰呦呦鹿鳴者明朝只恐兼烹鵝

鶴言不好事此去還須却佩牛

任曰饒遠治便可先呼報恩子

長把種樹書人云憐出不妨仍帶醉鄉侯

厚曰皮日休詩他年謁他年萬騎

帝言何事請贖劉伶醉侯

自号報恩子脚曰唐人詩云若使劉伶為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

歸應好祭有移文在故丘

後曰周處倫隱鍾山後應詔此在故過北山孔稚佳乃假山神

之意依北山移文以却之

聞辯才法師復歸上天竺以詩戲問

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

項公曰莊子云心若死灰

白雲

不解笑青松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語山容開

曰按子由辨才塔碑云沈公進治杭以師往天竺靈感觀音院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又逐師於

潛逾年而捷敗復以上天竺一界師捷之在天竺也岩石草木為之索然及師之復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趙公林親見而贊之曰師

去天竺一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即先片生今詩意也

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

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

次公曰樂天天竺一詩西澗水流東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

後臺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為詎何所聞而去

何所見而回

續曰北山東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給給鍾會造焉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

康問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

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
獨曰金剛經若心有住則為非住又云如來者無所

從來亦無
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
曾曰按杭州圖經云楊梅為在南山近瑞

峯楊梅甚盛有紅白二種所從去
今杭人呼白者為聖憎梅

夜過舒堯文戲作

堯卿曰名煥字堯文時為教授

先生堂前霜月苦
次公曰何遜集載何貴詩云蒼茫曙月苦
弟子讀書喧兩

廡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幌雲母先生骨清

少眠卧
師曰韓愈詩骨令塊清無夢寐
長夜默坐數更鼓耐寒石硯

欲生冰得火銅餅如過兩郎君欲出先自贊
次公曰

書東方朔之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注云贊進也郎君指言堯文之子。堯卿曰應休運與潘公書曰外嘉郎君謙下之德故後

來遂以郎君
坐客飲枉誰敢侮
堯卿曰此言堯文非獨也南史崔道因為宋諸王參

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置固諸兄等逼其所生母
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客曰家無人與老親自執劬勞諸客
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
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晉裴秀母賤嫡母宣氏
下之禮秀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詣徽者出則
過秀宣氏使其母進饌於客見者皆起秀母曰微賤如此應為小
兒故也宣氏知之乃止此二句皆微母
以賤之故但使其意而不使其字也 明朝阮籍過阿戎曰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六文籍
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規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潘冲清賞非卿倫
也共歸言不 應作義之美懷祖 厚曰王羲之傳王述蒙顯
如其阿戎談 曰吾不成腹祖而位遇懸絕
當由彼等不及坦之故耶

陳季常自岐亭見訪郡中及舊州諸豪爭

欲邀致之戲作陳季孟公詩一首

孟公好飲率論斗

然曰此篇全用陳遵事此陳季常列取
他事足成之樽字孟公論斗如汝陽三斗

兼後五斗劉伶五斗李曰一斗合自然足矣今云寧

論斗亦取用老杜詩所謂仍真問升斗之勢也

醉後關門

防客走開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不妨閑過

左阿君厚白邊為河南海太守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但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酒作樂司直陳崇劾奏

過寡婦左阿君買酒謂避免歸百適終為賢太守曰哀帝未遵入公府

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輒詣寺白遵曰陳卿今日以其事適遵曰滿

西曹此人大度士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重遵謂

奈何以小文責之老居閭里自浮沉笑問伯松何苦心

顯曰尊少與張疎伯松相親友嘗謂疎曰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

濁黎顧不優耶疎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

載酒從陋巷為愛揚雄作酒箴好也曰揚雄家貧嗜酒

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具在傳傳其中云酒何過乎

求一過眾富兒盤饌羅擗章千金壽君君笑唾曰

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仲連笑曰云云遂辭而去汝家安

得客孟公從來只識陳驚坐

厚曰其所到友冠履之佳恐在後時列侯有與導同

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陳驚坐

苦心杜詩備問苦

太守徐君猷通守子曼亨之皆不飲以戲之

孟嘉嗜酒桓温笑

爾曰晉書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曰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

中趣

徐邈狂言孟德疑

徐邈事見贈珠公獨未知其

辛老七絕注

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

時復冲之事見贈徐幸老七絕

風流自有高

人識

爾曰昔賢有器識正旦朝便亮開亮聞江南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座卿但自覓亮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

將無

通介學隨薄俗移

公曰靈敏言住者毛孝先舉事

車服以求其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務相效故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二子有靈應撫掌

日二子指

吾孫還有獨醒時

爾曰孟原德父詞曰

子孟嘉與德

子由在筠作東軒記或戲之為東軒長老
其壻曹煥往筠余作一絕句送曹以戲子
由曹過廬山出以示圓通慎長老慎欣然
亦作一絕送客出門歸入室跌坐化去子
由聞之乃作二絕一以荅予一以荅慎明
年予過圓通始得其詳乃追次其韻

君到高安幾日回

明公曰高安則筠州也是
時子由謫監筠州酒稅

一時抖擻舊

塵埃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

余送
曹詩

東軒長老未相逢已見黃州一信通何必揚眉貧

目擊須知千里事同風

慎老和曹詩

子由行台心禪師令希廷持書與
王公議和尙迂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

東軒只似虛空樣何處人家籠解盛縱使盛來無

處著雪堂自有老師兄

子由答
余詩

擔頭挑得黃州籠行到圓通一笑開却到山前人

已寂亦無一物可擔回

子由答
真詩

大士何曾有生死

次公曰指
言慎長老

小儒底處覓窮通偶留

一呷千山上

次公曰莊子道仁義於戴聖
人之前猶勦首之一呷也

散作人間萬

竅風

余和真詩。○真曰莊子大塊意氣其
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號

戲周正儒二絕

折臂三公未可知

蘇曰晉羊祜傳有善相莫者言祜祖世所
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

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祐
竟壁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

會當千盞訪權奇

○前漢禮
樂志天馬

詩志乘備
精權奇

勸君鬻駱猶閑事腸斷閨中揚柳枝

○次公

易既老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善唱楊柳人多以曲
名之將放之馬有騶者阻壯駿總乘之亦有年將鬻滿之國人牽馬

出馬驥首反顧一鳴以知去而旋亦若素聞
馬嘶淒然立且拜城亦有辭竟鬪路而留素

天既新頒玉鼻驂以此先生自言以為意新故人共弊

亦常情論語與朋友共弊之而無憾相如雖老猶能賦陶揚子雲曰

如作四賦又曰如孔氏換馬還應繼二生陶馬事見張幾仲有現以勳易之詩

戲用晁補之韻

昔我嘗陪醉翁醉今君但吟詩老詩以公醉翁歐陽永叔也詩老

梅聖俞也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蕭洒令人飢試問鳳

凰飢食竹編莊子鷓鴣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練實竹實也何如駕馬肥首宿

首宿巨名本出西域史記大宛馬嗜苜蓿蓋草之美者張知君

忍飢空誦詩口頰爛翻如布穀厚後漢馬祈書云詞如

選之詩擊擗陔雅口爛翻布谷催耕鳥也

東川清絲寄魯冀州戲贈

鵝溪清絲清如冰吹公鵝溪上有千歲交枝藤藤生

谷底飽風雪歲晚忽作龍蛇升嗟我雖為老侍從

骨寒口受布與繒牀頭錦衾未還客願老杜有贈太子張舍人遺織

成緝段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織風壽湯中有掉尾鯨又云錦源卷還客始覺心和平坐覺芒刺

在背膺吟漢書霍光賦乘豈豈如髯卿晚乃貴福祿正

似川方增應詩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醉中倒着紫綺裘

又襄陽小兒歌倒着白接羅下有半臂出縹綾願唐鄭愚以

披覽其卷曰真銷得錦文半臂也封題不

敢妄裁剪刀尺自有佳人能選知千騎出清曉積

雪未放游塵興白鬢紅帶柳絲下老弱空巷人相

登但放奇紋出領袖吾髯雖老無人憎厚韓愈詩我齒豁可鄙君

頽老可憎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

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

續晉陽春秋陶潛重陽日無酒坐窮

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

厚曰桓溫有主

好者為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到睂也

化為烏有一先生

援司馬相如子

先生言鳥

空煩左手持新蟹

晉書畢卓云右手持酒杯左

此生漫遶東籬嗅落英

次公陶淵明在東籬下得王弘酒

又舉秋菊

南海使君今北海

厚嘗時為馮帥後僕孔融為此

酒不空言

定分百榼餉春耕

因公孔叢子載平原君強子高

無憂矣

南禪長老和詩不已故作六蟲篇答之

鳳凰覽德輝

鳳凰覽德輝而千子切之覽德輝而下之

遠引不待遣鷄

鵲燕庭宇

次公莊子鳥莫知於鵲燕也

倏忽來千轉那將坐

井蛙

厚莊子指井之樂又後漢馬援謂公孫述為井底蛙

而比談天

行

綱史記鄒衍有談天之辯

蠹魚著文字

援退之詩何殊食蠹魚生死文字間

卷老牛疲耕作見月亦妄喘

次公風俗通吳牛望月而先喘使之苦於日見月而

喘焉又出說滿膏畏風在晉武帝坐地聽作琉璃屏寶密少味膏有寒色帝笑奮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劉孝標注云南方多暑者而吳牛畏熱見月疑

於日所以喘也

東坡方三問南禪已五反老人但

目擊

孔子見溫伯雪子目擊而道存

侍者應足爾

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滿而不休息至於郢

最後六蟲篇深

寄恨語淺

見英王又杜詩長蘆荒山轉愁寂

戲孫公素

披扇當年笑温嶠

嶠區晉安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

握

刀晚歲戰劉郎

嶠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健剛猛有諸兄之

心常

不須戚戚如馮衍

馮衍妻比地任氏妬悍

便與

時時說李陽

和趙成伯兼戲禹功

金錢石竹道傍秋翠黛紅裙馬上謳無限小兒齊

拍手山公又作青池遊

見聞公擇飲注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五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六

簡寄

詩五十九首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

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次公是歲宋仁宗皇帝嘉祐六年也

先生生於丙子時年二十六以穎濱遺老傳考之先生與子由俱以賢科中第尋除簽書鳳翔判官子由除商州推官以策許直忤時政告未即下而先生先赴時老泉被命修禮書留京師先生既當赴官子由送至鄭州而還京師侍老泉之側也

不飲胡為醉兀兀

次公白樂天對酒云所以劉阮輩終年醉兀兀又齊已詩云愛陶長官醉兀兀○師

白樂天詩不飲長如醉加殮亦似飲

此心已逐歸鞍發歸人猶自念庭闈

次公歸人指子由東哲南

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

陳補士詩云眷亦庭闈

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以公公杜詩烏帽苦寒念爾

衣裘薄獨騎瘦馬踏殘月師樂天詩云如何不為念馬瘦

云嗟君馬瘦衣裘薄路人行歌居人樂次公公古語云相視如路人列子

歌又詩云巷無居人次公公選賦云步亦知人生

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次公公晉陸機歎逝賦云時飄忽

光已飄忽又梁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有曰歲月飄忽性靈不居耳禮記

檀弓云疇昔之夜又左太夜雨何時聽蕭瑟厚韋蘇州與

冲詠史詩疇昔覽穰苴生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次公公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常

讀韋詩至此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正在京師同

侍老泉時近事故今詩及之其後子由與先生於彭城相會作三

小詩其一曰道造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声恨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沒在彭城至先生在東府兩中依示子由詩有曰對牀定憇人夜雨今蕭瑟蓋皆感歎追舊之言其後聽雨之約竟不能踐

詞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對牀之信

故云贈刊烏帽今先生所言蓋蒔帽也。歸人子由自鄭州歸京師故謂之歸人庭闈言還京師待老泉也。夜雨歐詩夜雨聽嚴

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二首次公子由與先生同

舉賢科子田以計直止得下第除商州推官而知制誥王介甫猶不肯撰辭告未即下故先生自去年十一月先赴鳳翔至今年秋子由方告下而以老泉勞無侍子乃奏乞養親三年此所以得告而不赴也

病中聞汝免來商放馬何時更着行次公商州雖屬山南西道而在鳳翔

之東南子由若赴商州可以至鳳翔今既不然是為羈旅之馬不若行矣。○餉唐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與其兄送別云所嗟人異鳴不依一行飛遠別不知官爵好思歸苦覺歲年長著書

多暇真良計從宦無功謾去鄉惟有王城最堪隱

萬人如海一身藏次公王城堪隱則言子由尚在京師也

近從章子聞渠說章子苦道商人望汝來說客有靈

慙直道續說客相言張儀為秦詭楚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令地齊從既而以爲六百里也。○次公直道以言子由之

正直當為儀之所歎也 逋翁父沒厭凡才愛逋翁四皓也避秦隱於商山○任白樂天云漢容黃綺

為逋客○次公李商隱商於詩云割地張儀詠謝身綺季長亦言此也 夷音僅可通名姓商山之人

瘦俗無由辨頸顛在商人 荅策不堪宜落此語如夷人

上書求免亦何哉次公按顯演遺老傳云轍年十九舉進士所問極言得失策入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二等范

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奔之天下其

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推官也 增刊說客傳為皆商州事

辟官不出意誰知次公言子由以編札傍無侍子乞養親三年不赴商州也 敢向清時

怨位卑萬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雙鬢策曾

悞世人嫌汝注見上首 易可忘憂家有師師老蘇有易傳 此外

知心更誰是次公退之別知賦云惟知心而難得○ 夢魂

相覓苦參差堯卿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

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到禹錫詩夢尋歸路多參差

贈刊子由真言糾策詞大許時執政以不合引道語答聖問欲黜之七宗嘉其真第

和子由苦寒見寄

人生不滿百

續文選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一別費三年三年吾

有幾弃擲理無還長恐別離中摧我鬢與顏念昔

喜著書別來不成篇細思平時樂乃為憂所緣吾

從天下士

續史記魯仲連傳新垣衍起再拜謝仲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士

莫

如與子歡羨子久不出讀書蟲生蠹丈夫重出處

不退要當前西羌解仇隙

歐公前漢趙充國傳元東元年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

仇交質盟誓言江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

猛士憂塞壩廟謀

雖不戰

歐公杜詩廟

虜意久欺天

堯想曰欺天字出論語

山西良

家子

援前漢六郡良家子皆習騎射

錦緣貂裘鮮千金

買戰馬百寶粧刀環杜詩千金買馬何時逐汝去與

虜試周旋厚左傳晉文公謂楚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臣晉書謝石謂符融曰若小退師令將士

周旋僕與君緩轡而觀不亦美乎

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

人生百年寄鬢鬢富貴何啻葭中草前漢書云非有葭中草之親注

云葭中草之白皮者前經傳也惟將翰墨留染濡絕勝醉倒蛾眉扶

相諫曰詩蠶首蛾眉我今廢學如寒竽久不吹之澁欲無堯特齊

竿子而南郭先生不善吹之澁則不能成聲歲云暮矣嗟幾餘公歲云暮欲往

南溪侶禽魚秋風吹兩涼生膚夜長耿耿添漏壺

窮年弄筆衫袖烏厚趙壹非草書歌十日一筆月古人有

之我願如終朝危坐學僧趺子仁南史劉穆之傳然日斂膝危坐閉門不

出閑履鬼

（應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鳥從東來羅之得

雙鳥焉訪尚書診視乃四年中所賜履鳥也

下視官爵如泥淤

（子樂天詩人間榮與利攢落如泥塵

嗟我何為久踟躕歲月豈肯與汝居僕夫起餐秣

吾駒

（續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膏吾車兮秣吾駒。子仁退之天星詩僕夫起餐車載脂

華陰寄子由

（任洛平元年在鳳翔作）

三年無日不思歸夢裏還家旋覺非臘酒送寒催

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二峯已過天浮翠

（援三峯謂大華三峯）

蓮華松擗毛女也。次公華山記云其上有一二峯直上晴霽可觀。師曰太華三峯在華陰縣

四扇行看日

照扉

（續浪之詩荆山已去華山來日出塵開四扇開）

里埃消磨不禁盡速攜家

餉勞驂駢

次韻柳子玉見寄

薄雷輕雨曉晴初陌上春泥未濺裾行樂及時雖

有酒出門無侶謾看書遙知寒食催歸騎定把鷓

夷載後車演揚雄酒箴鷓夷滑楮腹大他日見邀須強起

不應辭病似相如吹公司馬相如素與臨叩令王士吉相善臨

為具乃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相如謝病不能臨

和子由初到陳州見寄二首

道喪雖云久吾猶及老成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

名懶情便樗散樗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匠石見斲杜樹大

踈狂託聖明阿奴須碌碌門戶要全生援晉周顛母

謨曰不謂尔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高起曰恐不如尊旨伯

七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機非自全之道高性坑

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

母目下後皆如言阿奴謨小字也

舊隱三年別松杉好在不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
悠閉戶時尋夢無人可說愁還來送別處雙淚寄
南州

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絕

熙寧四年作

先生年二十六判官誥院兼判尚書祠部以議論與時
宰不合命攝開封府惟官尋乞除外任差通判杭州以

十一月
到任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

効去使君何日換聾丞

黃霸為涇川守許丞老病聾
郵白欲效之霸曰許丞廉吏正頌

重聽
何傷

聖明寬大許全身衰病摧頰自畏人莫上岡頭苦

相望

子止詩云勝波
夫詳孫室為馬欲

令授子經實自効夫後署主
薄寶批入舍崇竈請比鄰
增刊 岡頭苦相望 臣曰物詩若為化
作身千憶偏上峯頭望故鄉

和劉道原見寄

敢向清時怨不容次公頌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直嗟吾道與君

東驥鄭元事馬戲解歸歐喟然謂坐談足使淮南懼厚

南王安謀反憚沒黜好直諫守節歸去方知冀北空續韓愈

死義至說公孫丞相如發蒙耳獨鶴不須驚夜旦續雜知將曰羣鳥未

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續雜知將曰羣鳥未

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和劉道原寄張思民

仁義大捷徑子仁唐德也詩書一旅亭次公按先生詩

延進用之人以仁義為相誇綬若若續石顯與牢梁五鹿充

提經詩書為旅亭也

皆得龍位民歌之曰年耶石耶
五鹿客耶印何曩之級若之耶
猶誦麥青青授莊子儒以詩禮發冢曰詩固
有之曰青人之麥生於陵
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
腐鼠何勞赫德莊子秋水篇鵠得腐鼠鵠過之仰而
視之曰嚇曰嚇高鴻本自冥冥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顛狂不用喚酒盡漸
須醒

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

子畫按圖水卧

院在清湖橋今廢

草沒河堤兩暗村寺藏脩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怜

僧病掃地焚香淨客魂

邵老國史補云韋應物性高潔農鮮食寡然所在焚香掃地而坐

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

味思與高人對榻論

以公高合指言清順也

長嫌鍾鼓聒湖山此境蕭條却自然乞食遶村真

為飽無言對客本非禪披榛覓路衝泥入下以公文選

然茂齊書曰涉澤求溪披榛覓路洗足關門聽雨眠遙想後身窮賈島趙景真與

夜寒應聳作詩肩厚賈島嘗為僧名無本口以公韓詩石鼎聯句序彌明袖手竦肩而高吟

用和人求筆跡韻寄辛老

君不見夷甫開三窟德王衍字夷甫居宰輔不以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登為荊州族

弟數為青州因謂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不如長

康號癡絕厚饒惜之字長康桓溫嘗云愷之軀中癡點各半合

癡人自得終天年智士死智罪莫雪困窮誰要卿

料理舉頭看山笏拄頰援王徽之為桓冲參軍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又比當相料理

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野鳧翅重自不飛厚杜詩云胡鴈翅濕

高飛難只以公劉禹錫黃鶴何事兩翼垂泥中相從豈養鸞詞翅重飛不得

得父

次公詩曰胡為乎泥中注雖以為地名鄭玄婢所言則指泥淖之中矣

今我不往行恐

遲江夏無雙應未去

慶黃香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以言魯直也黃魯直辛

老婿恨無文字相娛嬉

字仁退之詩文字相娛嬉

寄劉孝叔

次公諱述湖州吳興人

君王有意誅驕虜椎碎銅山鑄銅虎

續漢文帝一年初與郡守銅虎符第一

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一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牙璋從簡易也。次公銅山鄧通所鑄錢處

聯翻

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

次公按詩案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軾作詩送

劉述云云軾為是時朝廷遣使諸路點檢軍器及置三十七將軍軾將為今上有意征討胡虜以譏朝廷及置將官張皇不便也柳

子厚詩云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奮動橫陣雲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鼉漫

戰鼓

歲李賀將進酒擊鼉鼓

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汗資

斧

次公易得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

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及公退之進學解此羅剔抉又列子

言五山曰根株不相連着詔書惻怛信忠厚，吏能淺薄空勞苦。公

詩案又云自南山伐木作車軸至吏能淺薄空勞苦此譏諷法令屢變事目繁多吏不能辦集平生學問止

流俗衆裏笙竽誰比數。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東郭先生不知竽而謫三百人以吹

字食忽令獨奏鳳將雛。公按吳兢樂府古題要云鳳將雛漢世樂曲名也晉應璩百一詩

云為作陌上葉友言鳳將雛其父曰晉書樂志吳声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鳳將雛倉卒欲吹那

得譜，况復連年苦饑饉，剥齧草木啖泥土。今年兩

雪，頗應時又報蝗蟲生，翅股憂來洗盞欲強醉。寂

寞虛齋臥空甕，公厨十日不生煙。更望紅裙踏筵

舞。公詩案又云自况後連年苦饑饉至更望紅裙踏筵舞注云近日齋厨索然可笑言近來飢荒飛蝗蔽天以譏朝廷行

法事多闕失又言酒食無備公厨蕭索以譏調朝廷極削公使錢太甚公事既冗旱蝗又甚貳政巨藩尚如此窘迫耳退之詩艷媚踏

楚故人屢寄山中信只有當歸無別語楚美人既歸蜀得

母書令求當歸雖曰但有遠志不在當歸○厚吳志太史慈傳曹公聞慈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楊羅公

懷寄文宗方將雀鼠偷太倉續退之詩家請官供不未肯

衣冠挂神武厚陶弘景得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吳興文

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補自從四方冠蓋鬧歸

作二浙湖山主厚公詩案又云以譏執政近日提舉所全高

蹤已自雜魚釣厚後漢高鳳隱身漁釣終於家又郭翻家大

隱何曾弃簪組厚王康居反招隱詩大去年相從殊未

足問道已許談其粗浙將棄官往卒業厚公莊子卒

俗緣未盡那得觀厚國澤請李源曰俗公家只在雲霞溪

上上有白雲如白羽厚明應憐進退苦皇皇更把安

心教初祖（傳）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吾與汝安心竟

寄呂穆仲寺丞

孤山寺下水侵門

（次）孤山在杭州

每到先看醉墨痕楚相

未忘談笑是

（續）史記楚相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子留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

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笑歲餘象孫叔敖楚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如孫叔敖為相盡忠今死子無立錫之地於是莊王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中郎不見

典刑存

（阮）有伶人善學呂舉措酷似別後常令作之以為笑○厚後漢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負士貌類邕融每

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君先去踏塵埃陌我亦來尋桑棗

村

（次）蓋言本同在杭州西湖相聚君去而往京師選

回首

西湖真一夢灰心霜鬢更休論

（稷）唐裴度詩云灰心

寄黎眉州

蘇軾名軾字子瞻聲慶曆六年賈黯按及第熙寧八年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眉州

膠西高處望西川應在孤雲落照邊瓦屋寒堆春

雪後峨眉翠掃兩餘天

次公瓦屋在雅州榮經縣峨眉在嘉州

治經方笑

春秋學

王荆公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

好士今無六一賢

君以春秋受知歐陽

文忠公公自號六一居士

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

潛賦歸去來詞有云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又曰臨清流而賦詩

代書荅梁先

此身與世真悠悠蒼顏華髮誰汝留強名太守古

徐州忘歸不如楚沐猴

厚韓生說項羽都闔中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魯人豈獨不知丘

厚魯人不知孔子曰此吾東家丘也

藉

隣夫子無罪尤

厚莊子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林示

異哉梁子清而脩

不遠千里從我遊孟子曰遠千里而來瞭然正色懸雙眸

子胥中正則世之所馳子獨不一經通明傳節侯

賢謚節侯通經歷位丞相子玄成復以明經小楷清絕規模

歷位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金滿囊不如一經歐陽公書我衰廢學懶且媮畏見問事賈長頭從

漢賈逵自為兒童嘗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別來紅葉黃

花秋夜夢見之起坐愁師文選樂府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子仁退之調張籍夜夢多

見之畫思反微茫遺我駭石盆與甌黑質白章聲琳球謂言

山石生澗溝追琢尚可王公羞瓠左傳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於鬼

神可羞於王公感子佳意能無酬反將木瓜報珍投投我以木

瓜報之以瓊瑤學如富貴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籌貨殖傳云

府有拾仰有取也道大如天不可求歐公家語諸弟子之言孔子曰道大不可容又論語曰如天之

不可階而升也修其可見致其幽願子篤實慎勿浮發憤忘

食樂忘憂任見論語

次韻舒教授寄李公擇

草書妙絕吾所兄真書小字猶抗衡

王羲之曰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

張芝草猶當駕行也

論文作詩俱不敵看君談笑收降旌去年

踰月方出晝

予去年留齊月餘。曠孟去齊二宿而後出晝

爲君劇飲幾濡

首

次公易未濟上九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今年過我雖少留寂寞陶潛

方止酒

此行公擇病酒多不飲。別時流涕攬君鬚

謝

安持桓伊鬚曰使君於此不凡

懸知此權墮空虛松下縱橫餘履齒

門前輾轆想君車怪君一身都是德

次公傲趙雲傳注一身都是膽

近之清潤淪肌骨細思還有可恨時不許藍橋見

傾國

公擇有婢名雲英屢欲出不果。後傳奇裴航遇雲翹夫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嶇上玉京。後航過藍橋觀女子名雲英遂成姻得道。

作詩寄王晉卿忽憶前年寒食北城之游

走筆為此詩

北城寒食煙火微落花胡蝶作團飛王孫出游樂
忘歸門前驄馬紫金鞵吹笙帳底煙霏霏行人舉
頭誰敢晞扣門狂客君不麾徹夫揚子倚門牆以麾之更遣傾城

出翠幃

厚柳子厚詩翠幃双卷出傾城

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覺

周昉肥

周昉善畫美人極精妙然多失之肥

別來春物已再菲西望不

見紅日圍何時東山歌采薇

次公東山征之詩也采薇三章皆言曰歸曰歸

把

盞一聽金縷衣

願李錡妻杜秋娘所歌勸君莫惜金縷衣其後有此曲

罷徐州往南京馬上走筆寄子由五首

吏民莫拔援歌管莫淒咽吾生如寄耳次公此句王義之法帖中

全語○師前漢揚雄云人生如寄耳頃富貴何時寧獨為此別別離處處有悲

惱緣愛結而我本無恩此涕誰為設紛紛等兒戲

鞭鞞遭割截隨姚崇罷荊州牧所乘馬鞭鞞民皆截留之道邊雙石人幾見

太守發有知當解笑撫掌冠纓絕次公史記滑稽傳楚人發兵加齊齊王使

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父老何自來次公劉寵謂會稽五六老叟曰父老何自苦花枝裊長紅弄柳

送官罷任以花枝掛綵謂之長紅洗盞拜馬前請壽使君公次公白樂天初到江州詩

云遙見朱輪來出郭相迎勞動使君公前年無使君魚鼈化兒童舉鞭謝

父老正坐使君窮窮人命分惡所向招災凶水來

非吾過去亦非吾功

古汴從西來迎我向南京東流入淮泗送我東南
行甃別還復見依然有餘情春雨漲微波一夜到
彭城過我黃樓下朱欄照飛甍可憐洪上石誰聽
月中聲

次公洪上石則
百步洪上也

前來過南京麥老櫻桃熟今來舊遊處櫻麥半黃

綠歲月如宿昔人事幾反覆青衫老從事

次公言子
由也時子

由從張安道簽
書南京判官

坐穩生髀肉

續蜀志劉備在荊州牧劉表座
上起至厠慨然流涕還坐表怪

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
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聯翩閱三守

迎送如轉轂歸耕何時决田舍我已卜

卜田向何許石佛山南路

厚石佛山在眉
州眉山縣之南 下有爾家川

千畦種杭稌山泉宅龍蜃

信民物類相感志蜃龍也狀如

今吳山陰井泉不竭者蓋有焉

平地流膏乳異時畝一金

子仁東方朔曰豐鎬之間

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又杜篤論都賦賦土之膏畝價一金

近欲為逃戶逝將解簪紱

賣劍買牛具

事見山村五絕注

故山豈不懷廢宅生高櫓

公

高蓬蒿也櫓字集韻云木自生也

便恐桐鄉人長祠仲卿墓

續前漢朱邑字仲卿

少時為桐鄉嗇夫遇民有恩吏民敬愛焉後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為邑立祠歲時祠祭不絕

過淮三首贈景山兼寄子由

好在長淮水十年三往來功名真已矣歸計亦悠

哉

宋公杜詩云素業行已矣又云坐穩與悠哉

今日風憐客

亮祖唐施肩吾及弟過揚子江詩曰今日

步春草復來經此道江神也世情為我風色好

平時浪作堆晚來洪澤口捍索

響如雷

堯卿舟有得索行則墜舟住則爲攬

過淮山漸好松檜亦蒼然
鶴鶴藏孤寺冷冷出細

泉故人真吏隱

次公改南先賢傳鄭敏吏隱于蟻陂之陽師云韓愈詩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小

檻帶巖偏却望臨淮市東風笑語傳

回首淮陽幕簿書高没人何時桐栢水

續桐栢山在唐州桐栢縣

淮水所出書云導淮自桐栢

一洗庾公塵

庾王導遇西風以扇障而曰元規塵仔人

此去漸佳

境

續顧愷之倒食甘燕曰漸入佳境

獨遊長慘神待君詩百首來寫

浙西春

僕去杭五年吳中仍歲大饑疫故人往往

逝去聞湖上僧舍不復往日繁麗獨淨慈

本長老學者益盛作此詩寄之

來往三吳一夢間故人半作冢纍然次公丁令威云城郭如故人民

非何不學仙家景獨依舊社傳真法要與遺民度厄年趙叟

近聞還印綬德謂資政趙公并致政得謝次公云左傳趙旃曰趙使故姓趙人得用趙使竺一翁

先已返林泉次公竺一翁指言神慈本長老也何時策杖相携去任性

逍遙不學禪

次韻和劉貢父登黃樓見寄并寄子由一首

青派連淮上黃樓冠海隅次公青派即青河也其水從青州來與淮會于徐此

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自注劉為人短小。臨前漢張良傳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次公應劭注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梧師古曰魁大貌也梧者言其可驚梧令人讀為吾非

世俗輕瑚璉巾箱襲武夫次公瑚璉出論語語也武夫石似玉者也坐

令乘傳遽蘇傳遽使車之急者。次公周官行夫掌傳遽之事云云奔走為儲須

坐

通謂軍備軍酒。政公蓋言國用之所儲所須者且不必軍也。解迨我已失登臨誰與俱

貧貧倉君氏粟政公漢王嘉傳身聽治家撫搜撫與校同

會合難前定歸休試後圖腴田未可買窮鬼莊子以造化

却須呼自注本欲買田於泗上近已不遂矣。竊退二水何

年到雙洪不受艦公自徐徙知湖州則去二水為遠雙洪未

至今清夜夢飛轡策夫吳朝陽谷神

與子皆去國十年天一隅公杜詩去國哀王數奇逢

熙歲上旨以廣教奇田令當單下計拙集枯梧地謂里克

好士餘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注集止也茂木貌

劉表表為荆州刺史愛民窮交憶灌夫灌前漢竇嬰失勢

諸公引去惟灌夫

獨不否故二人相為引重

不矜持漢節

上。蘇武留匈奴中仗漢節牧羊海

持漢節言貞父不以為使為矜耳

猶許攬桓鬚

厚音書謝安有講會之兼值字召桓伊抵箏而歌然詩志節陳

慨安泣下起料其須曰使君於此不凡

清句金絲合高樓雪月俱吟哦出

新意指畫想前撫

自注予由初赴南京送之出東門登城上覽山川之勝云此地可作樓觀於是始有

之意

自寫千言賦新裁六幅圖

自注近以銷自寫子由黃樓賦為六幅圖甚妙

傳看一坐聳勸著尺書呼莫使騷人怨東游不到

吳

此詩寄子由

今年正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陳州五月

子由復至齊安未至以詩迎之

驚塵急雪滿貂裘

或公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

淚灑東

風別宛丘

或公宛丘陳州也陳國風有宛丘之篇

又向邯鄲枕中見

在太平廣記有

客遇呂仙翁於邯鄲逆旅自言久不得意仙翁乃以一枕與之客
就枕即夢入枕中仕官數十年甚愜意及覺所效黃梁猶未熟也
却來雲夢澤南州厚杜牧之齊安郡詩平生履足處雲夢澤南州睽離動作三
年計牽挽當為十日留早晚青山映黃髮相看萬
事一時休柳子厚別劉夢得詩云皇恩若許歸田去黃髮相看
萬事休。次公先生本注蓋自是兩詩柳云皇恩若
許歸田去晚歲當為鄰舍翁劉云
耕若便遺身出黃髮相看萬事休

曉至巴河口迎子由

去年御史府舉動觸四壁

次公此蓋先生言其對吏時
也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

幽百尺井仰天無一席

次公百尺井所以為况
此亦坐井觀天之義隔牆聞

歌呼

次公曹參傳吏舍日歌歌呼參聞乃取酒張坐飲大歌
呼與相和。子仁退之詩隔牆聞歌呼口極揚厲

自

恨計之失留詩不忍寫

次公先生獄中嘗有二詩寄子由
所謂是與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

獨傷

苦淡漬紙筆餘生復何幸樂事有今日江流

鏡面靜煙雨輕暮暮孤舟如鳧鷖以公李白詩小舟若鳧鷖點破

千頃碧聞君在德湖欲見隔咫尺朝來好風色旗

尾西北擲行當中流見笑眼清光溢此邦疑可老

脩竹帶泉石欲買柯氏林茲謀待君必

陳季常見過二首

仕宦常畏人退居還喜客君來輒館我以公禮記言生於我乎

未覺雞黍窄東坡有奇事已種十畝麥但得君眼

青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見然喜

攬作白眼喜不擇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歸大不詞奴飯白陸杜詩為君酌酒滿眼

送君四十里只使一帆風江邊千樹柳落我酒盃

中此行非遠別此樂故無窮但願長如此來往一

生同

聞君開龜軒東檻俯喬木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

縮我知君不然朝飯仰嗚谷政公賜谷日所出也見淮南子龜無日氣而壽故養生者

服日華所以效之餘光幸分我驢史記其茂謂蘇秦曰貧人女與富人

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文會續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

我餘光無損子明不死安可獨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

初秋寄子由

百川日夜遊物我相隨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

處憶在懷遠驛師時嘗寓於此是歲嘉祐五年也閉門

秋暑中藜藿對書史無逸立譯叢書載陸龜蒙蒙後友生詞

揮汗與子同西風忽淒厲落日

器事見退之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坐日昃案上一盃藜藿羹如五鼎七牢饋於左右

穿戶牖子起尋袂衣感歎執我手朱顏不可恃此
語君勿疑別離恐不免功名定難期當時已悽斷
况此兩衰老失塗既難追學道恨不早買田秋已
議字仁黃州東南三十里地
名泚湖先生嘗買田其間築室春當成雪堂風雨夜
已作對牀聲見與子由別
於鄭州詩注

寄蘄簞與蒲傳正

蘭溪美箭不成笛

以公蘭溪在蘄州蘄水縣竹所出之地也
本是笛材而以之為簞耳韓退之鄭羣贈

簞詩亦云蘄州笛竹天下
知鄭公所寶尤瓌奇

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

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

韓退之送
李愿歸盤

谷序云粉白黛黑
者列屋而閑居

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

牙籤玉局坐彈碁

既沈存中筆談載西京雜記云漢元帝為
彈碁之戲有譜一卷盡唐人所以為其局方

二尺中心高如覆手蓋其顛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
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 東坡病叟

長羈旅凍餓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

雪寒披故絮字七晉吳隱之字處默舞居清顯祿賜火冷

燈清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嗷咿皇天何時反炎燠

吹公退之詩又云却願天日常炎熾愧此八尺黃琉璃謂厚退之蘇軾贈章詩推

尺含風漪又云携來當畫願公淨掃清香閣則蘇州詩

不得卧一府傳看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

宴寢疑清香卧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

此朝閭闔援盧仝茶歌七槩喫不得也惟覺兩腋習習清香

寄怪石石斛與魯元翰

曾少卿也

山骨裁方斛吹公石鼎聯句江珍拾淺難清池上兀

案碎月落杯盤吹公清池言石老去懷三友厚孔子曰益者三友

平生困一簞

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

堅坐交聊自傲秀色亦堪食

次公魏文帝詩秀色若可食。師大業拾遺吳降真善畫長蛾子隋煬帝云此女秀色可食陸士衡詩鮮骨一何潤秀色亦可食交

去髯卿舍

次公髯卿指言魯元翰前卷所謂髯來意亦敦也

憑將道眼看東坡最

後供

子仁先生嘗以怪石供佛印作怪石供後又以供參寥子作後怪石供云

霜雪照人寒

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

東坡先生無一錢

厚東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裘一錢次公惟夫傳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

又杜詩留得一年家火燒凡鈔黃金可成河可塞

厚漢書郊祀志

樂大與武帝言黃金可成河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

只有霜鬚無由玄

厚文選詩玄髮已改

素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

師子吼

次公龍丘居士拍言陳季常也河東師子事有王瓌字達觀本嘉州獫狁為人舊在江南武昌居各天常嘗從先

生時先生有與季常書云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云云者是已達觀為次公言季常之妻柳氏也最悍妬每季常設客有舌妓柳氏

則以杖擊照壁大 拄杖落手心茫然以公李白行路難詩誰

似濮陽公子賢以公濮陽公子 飲酒食肉自得仙平

生寓物不留物師公作王晉卿室繪堂記云君子所以寓意

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在家學得忘家禪

護傳燈錄烏窠禪師謂道會禪師曰汝若了單門前罷亞十

頃田蓮社牧郡齋獨酌詩罷 清溪遶屋花連天子仁退之

此連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風顛師杜詩曉

風我遊蘭溪訪清泉以公蘭溪 已辨布襪青行屨杜

詩布襪青鞋 替山不是無賀老我自興盡回酒船厚李白

無賀老却恨君不識顏平原唐書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

具滿玄宗聞之喜曰朕不識恨我不識元魯山元德秀

真卿何如人所為得如此

曾山令蘇源明常謂人曰吾不幸
生衰俗所不取者識元紫芝也
銅駝陌上會相見厚素

先識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陌上集少年
握手一笑三

千年總真卿嘗得各藥後為季希烈所害發棺眼目如生
時隱士曹庸生曰後二千年必能擊裂飛騰而去

謝王澤州寄長松兼簡張天覺二首

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使將控寸同

千尺知有奇功似伏苓以公近世有患大風疾者自分必
死入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草

令服而兩眉再生云蓋觀世音所化也左思詩巖
巖澗底松蘿山上苗以彼徑寸榮蔭此百尺條

憑君說與埋輪使養源前張綱為
使者埋輪道中速寄長松作解朝

張天覺詩有理及何東望之語○項前揚
雄傳雄草太支或朝雄而雄解號曰解朝無復青黏和漆葉

狂將鍾乳敵仙茅鍾乳阿從華作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作
以條葉青黏敵與之又本草云十斤鍾乳

不若一斤
仙茅也

寄蔡子華

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

髮白猶依江南未歸客江南春盡水如天隱柳子厚詩云洞庭

春盡水如天腸斷西湖春水船想見青衣江畔路師蔡子華名褒乃眉

之青神白魚紫笋不論錢次公老杜詩白魚如霜鬚二老

如霜檜堯卿先生曰王十六秀才將歸蜀云子華宣德蔡文見

揚君素王要源二老人乃元祐五年二月七日也所謂三老者如

此其後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拊卷太

息又云余聞太師公剛介而靜少所許可舊日交零落今誰輩

觀其與蔡子華書則知子華必可人耳莫從唐舉問封侯顯史記蔡澤從唐辛相

次公宋之問詩但遣麻姑更肥背次公蔡經見麻姑手瓜似鳥心

不知者壽也願聞之次公念曰背大養時得此瓜肥背

當佳也只竟歸神仙王遠傳曰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山因遣

人召麻姑來遠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人牽經轡之謂曰麻姑神

人也汝何忽謂其瓜可肥背邪
李太白詩麻姑搔背指瓜輕

和錢四寄其弟蘇

堯勣錢鏐字穆父弟四亦稱穆

筆代書寄巴山仲七弟詩云東方千騎擁朱輪衣錦歸逢
故國春莫向西湖恋風月鴉原知有望歸人巴山仲次韻
穆父兄見寄詩云烏衣巷裏走双輪正是家山二月春
明日湖平定歸去蓬萊還見謫仙人劉季孫和之云曾
舊山上月如輪鴈雁相將江水春幕府英豪誰可數樽
前誰是急難人周壽和之云東山蠟發樓車輪小草青
知塞外春園柳鳴禽喚幽夢連詩句更何人然公作
兩絕而元本止載一絕今併舉之先生詩云老來日月
似車輪此去知逢幾箇春昨夜
冰花猶作在曉來梅子已生人

再見濤頭湧玉輪

以公言杭

煩君父駐浙江春

以公言浙

言越州也錢

年來總作維摩病

以公淨名居士維摩詩以
方便示病而諸菩薩問疾

見其堪笑東西二老人

以公越居浙東杭居浙西而穆父與
先生為二郡守故曰東西二老人也

復次前韻謝趙景貺陳履常見和兼簡歐

陽叔弼兄弟

干朋此係次九月十五日觀月
聽琴西湖一首不坐客詩韻

能詩李長吉

續唐梅言云李賀字長吉七歲以長短之
製各動京師○次公杜詩云能詩何水曹

字揚子雲

接揚雄字子雲劉棻嘗從雄學作
奇字杜詩云子雲識字終投閣

端能望此府

厚舊唐書韋思謙傳皇甫公義檢校沛王府長史引思謙為同
府舍書謂思謙曰公豈池中之物屈公為數旬客以望此府耳

嘯獲兩君

續後漢成瑨南陽人為汝南太守參公孝南陽成瑨但坐嘯
唯人為語曰汝南太守參公

將江湖去浮此五石樽

接莊子魏王貽惠子大瓠之種種
之成而實五石剖之以為瓢而瓠

落無所容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

眷焉復少留尚為世所

醺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

次公織紋以言說言詩云
姜兮斐兮成是貝錦先生

舊以詩得罪謂之詩
案故或人勸止之

朱絃寄三歎未害俗耳聞

續禮記清
廟之瑟未

絃而疏越一唱而
三嘆有遺音者矣

共尋兩歐陽伐薪照黃昏是家有甘

井汲多終不渾

厚杜詩淘米少汲
水汲多井水渾

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

邦衡按年譜先生以元祐七年壬申在穎州任

就差知揚州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詩讀

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曉月未

三更

漢晉祖述間荒雞而起

客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

月未填溝壑猶朝請

厚字前漢汲黯初坐法免後詔召見黯黜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矣不復

見陛下矣又晉書耿官志奉朝請本不為官無負漢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蓋本朝會請召而已

黃門殿中

奏事罷

字仁唐說明皇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黃門省今以言子由時為黃門侍郎也

詔許來迎

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餉黃封兼賜茗遠來

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穎

次韻穆父馬上寄穎叔二首

玉關不用一丸泥

續後漢服闋將王元說書曰臣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自有

長城鳥鼠西

厚唐書太宗曰場帝下擇人守邊旁中國來長城以備虜今我用李勣守并突戰不敢南賢於

長城遠矣鳥鼠山名禹貢鳥鼠同穴

刺與故人尋土物臘糟紅麴寄馳蹄

字仁杜詩悲管逐清瑟勸客馳蹄羹

多買黃封作洗泥

以公孫封御酒也以黃封其頭故謂之黃封洗泥其塵常俗之語

使君

來自隴山西高才得兔人人羨爭欲尋蹤覓舊蹄

厚周易蹄者所以在此得兔而志蹄

寄館合制餅與子由

餽力枝友飯氣蒸也

老人心事日摧頽

厚孟郊詩不我有古心意為君空推頽

宿火通紅手自

培小甑短餅良具足穉兒嬌女共燔煨寄君東閣

閑丞栗知我空堂坐畫灰

厚白樂夫詩對雪畫寒火殘燈明復滅又詩話中載採薪夜坐

詩云畫多灰斷吟坐以席成痕

約束家僮好收拾故山梨棗待翁來

寄虎兒

獨倚枕柳樹

厚廣志枕柳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開挑華

撥根

厚本草圖經華撥生波斯國今嶺南有之

多生竹林內正月發苗作叢高三四尺 謀生看拙否

送老此蠻村

枕柳杖寄張文潛一首時初聞黃魯直遷

黔南范淳父九疑也

九疑見吾謫海南子由

睡起風清酒在云

改公表去傳云不以在云為辭

身隨殘

夢雨茫茫江邊曳杖枕柳瘦

厚廣志枕柳樹大四五

林下

尋苗華撥香

厚本草圖經華撥嶺南有

獨步儻逢峻嶺

令

厚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

遠來莫恨曲江張

次公唐書張九齡韶州曲江人當時號為張曲江曲江為相建言

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次公會稽典錄云成憲字孝章有天下大名孫策欲誅之孔文季與曹公書意欲曹公致書救之書未至而已誅矣初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曰魯國孔融憲異之乃載歸結為兄弟其二魯國男子使揚彪傳書謂曹操曰孔融魯國男子也

聞正輔表兄將至以詩迎之

生逢堯舜仁得作嶺海遊雖懷楚然喜

嶺莊子迷空虛者聞人足

音疑然而喜况昆弟親戚之譽效其側者乎

豈免跼蹐憂

厚後漢馬援曰吾在浪泊西里聞虜未滅之時

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蹐墮水中也

莫兩侵重腿

援左傳韓獻子云卸瑕氏之地土薄水淺於是

利有重腿之疾

曉煙騰鬱攸

厚左傳哀二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傷災百官宮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

惟慕鬱攸

朝槃見蜜唧

厚朝野僉載嶺南僚人好為蜜唧之鼠依從之

上聶之而行以著採取吹之而作声故曰蜜唧

夜枕聞鶉鷓

次公鶉鷓莊子所謂夜操蚤見毫末者蓋

怪禽也嶺南人謂之玄鈞鳥

幾欲專鬱屈

厚退之南食詩惟蛇虺所識實憚口眼痺開籠其去鬱屈尚

不平又陸龜蒙苦熱詩蛇
項爭鬪屈盤踞寶郭索

固嘗鏤鉤

鏤鉤 厚鉤也其馮
云格磔鉤鉤故退之

詩云鳴鶴鉤鉤轆轤叫歌又李羣社詩云
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轆轤聲

舌音漸獠變面汗嘗

駢羞

次公言作蠻音而慙也駢羞言面赤也
退之南食詩腥臊始發越舌咀面汗駢

賴我存黃庭

厚黃庭內景經脾神常在字魂庭畫
夜存之可長生注云魂庭即黃庭

有時仍丹丘

厚楚詞遠
遊云仍羽

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注云因
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

目聽不任耳

厚列子老
聃之弟子

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曾侯聞之使上卿厚而
致之卑詞而問焉亢倉子曰傳者之疾也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

能易耳

踵息殆廢

次公莊子至人之息以踵
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稍欣素月夜

厚謝莊月賦
云素月流天

遂度黃茆秋

次公黃茆秋言瘴也
秋至冬謂之黃茅

我兄清廟

器

任唐書李璣為殿中侍御史宰相專處厚曰
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札部負外即是也
持節瘴海頭

蕭然三家步

次公公廣南謂江之僻九舟可廢而上下者曰
步出柳子厚鐵爐步志三家步言其水也

橫

此萬斛舟

厚九國志王雷知開徐寅名辟居幕下寅不樂一曰
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度後曠焉能容萬斛之舟乎

人言得漢吏天遣活楚囚次公漢吏以言正輔惠然再

過我樂哉十日留但恨參語賢次公前漢揚敞傳霍光

邑王事徹汗流浹背不知所應其夫人從東廂出與忽潛九原

幽厚禮記趙文子曰武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萬里儻同歸

兩鰥當對稷近亦有云樓之威故云強歌非真達何必

師莊周次公莊子妻死今云何必師之又

再和

稚川真長生少從鄭公游厚晉書高洪字稚川從祖玄吳

弟子鄭隱洪就隱孝章偶不死免為文舉憂見枕柳餘

齡會有適獨往豈相攸次公淮南子輕天下細萬物而獨

葉箋云相視攸所也今先生則言以興由來警露鶴厚周處

有所適而獨往矣豈更相視其處所也

白鶴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木上滴有聲則鳴不見丘山疏云鷓鴣鷓也願加視後鞭厚莊子善養生者如牧同駕躅不羨撮蚤鷓鴣厚莊子鷓鴣夜撮蚤

空輈厚唐史載東初霞夢為蒼龍溪生寫太皇真訣記得寧

矜隋齒董厚公唐書明皇謂高力士曰吾聞飲董無苦者奇士

皆焦目鯨乃以鐵如意擊墮勿憶齊眉羞厚後漢梁鴻妻孟

眉何時遂縱壑厚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歸路同首丘厚

記狐死正首丘泉岡松栢老西嶺摘袖秋着意尋彌

明長頸高結喉厚退之石鼎聯句序言侯喜新有能詩声夜

結喉又作禁語喜無心遂定遠燕頰飛虎頭厚後漢班超

視之若無人云云君方卒功名一泛范蠡舟

者曰生燕頰虎頭飛而食肉此我亦雲霓霈

萬里侯相也後封定遠侯云厚史記范蠡既雪子會稽之取乃喟然歎曰計然之

策既已施於國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游江湖

渥漸解鍾儀囚

援左傳晉侯觀於軍府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脫之○子悉云平譜云

元符二年庚辰先生在建州會徽宗登極赦量移邠州安置

寧須張子房萬戶自擇留

漢書高祖自擇齊三萬戶欲以封張良良曰始臣起一節與上會留臣願封留足矣

猶勝嵇叔夜孤

憤甘長幽

次公韓非有孤憤之書而然康以下獄有幽憤詩也

南窓可寄傲

厚歸去來詞云

倚南窓以寄傲

北山早歸耜

次公北山歸耜言當如周音倫之初隱時也彦倫事見北山移文注

此語

君勿疑老彭跨商周

厚世本云彭祖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歲

十二月十七日夜坐達曉寄子由

燈燼不挑垂暗藥香爐重撥尚餘熏清風欲起鴉

翻樹缺月初升犬吠雲

厚退之詩缺月嬾嬾眠○敬夫野人閑話載杜光庭犬名曰吠雲臨

終命以油漆足以蠟

閉眼此心新活計隨身孤影舊知

聞雷州別乘應危坐

次公時子由以別駕在雷州也跨海清光與子分

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皆粲
然可觀子由有書相慶也因用其韻賦一
篇并寄諸子姪

我似老牛鞭不動兩滑泥深四蹶重

次公蹶古蹄字出漢書金馬蹶

汝如黃犢却走來

續杜詩憶年十五心尚壯健如黃犢走復來

海闊山高百

程送庶幾門戶有八慈

次公荀淑有子八曰儉緝清蓋注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而爽字慈明穎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双注引高士傳曰靖字叔慈則人人皆以慈為字可知矣故後漢贊云一方承則八

慈繼不恨居鄰無二仲

厚三輔史錄蔣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來仲與之遊二仲皆姓

志述各故陶淵明與子書云但恨鄰壤一二仲

他年汝曹笏滿牀

援唐書崔琳每歲時復于家設一榻

以置笏堆積其上

中夜起舞踏破甕

次公俗說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甕之資夜宿甕中心計曰

此甕買之若干而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我得倍息遂可販一甕自一甕化而為四自四甕化而為八轉買轉賣所得倍利無窮遂

喜而弄不覺墮破此是戲論而先
生用之以言其所希望者類此
會當洗眼看騰躍莫指

癡腹笑空洞續晉書王導嘗指周顛腹曰此中何所有顛譽

兒雖是兩翁癖厚唐書王福時嘗以諸子託韓思彦戲曰積

德已自三卅種豈惟萬一許生還厚退之詩豈料生還

且尚恐九十煩珍從或公札記王制云九十者天子六子

晨耕簞瓢出眾婦夜績燈火共續史記貧女與富女會

有餘可分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

文字還昭世冀土腐餘何足夢續或問殷浩將蒞官而

也浩曰官本臭腐財本

渝州寄王道矩

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唯有夢魂長

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
江波浪收歸夢不成冬夜永默聞船上報更籌

和寄天選長官

寓形宇宙間佚我以方老

續和陶淵明歸去來詞寓形宇
內復幾時莊子大塊勞我以生

佚我
以老

流光安足恃百歲同過鳥須臾嬰網羅文采

緣自表自古山林人何曾識機巧但記寒巖翁論

心秋月皎黃香十年舊

援謂
曾直

禪學參衆妙虛懷養

天和肯徇奔走開官居職事理晨起何用早桐陰

滿西齋叱吏供灑掃眷予東南來野飯著芹蓼葆

光旣清尚令丑亦高蹈相將古寺行軟語頽晚照

公家有畸人

援公有族人
隱于嵩山

虛緣能自保卜築嵩山陽

行當從結好山中遶勝景人覽亦易了何時命巾
車共陟雲外嶠翻思筋力疲不復恃踴跳公詩擬
南山雄拔千文峭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
吾未窺敢議窮閭奧

和子由除日見寄

薄官驅我西遠別不容惜方愁後會遠未暇憂歲

夕

援後漢書
有歲之夕

強歡雖有酒冷酌不成席秦烹惟羊羹

隴饌有熊腊念爲兒童歲屈指已成昔往事今何
追忽若箭前已釋感時嗟事變所得不償失府卒來

驅讎

子仁季冬之月命有司大讎旁讎注云此月有厲
鬼將隨強陰出害人故旁讎於四方之門讎讎也雙鑠

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爲攘磔寒梅與凍杏嫩

萼初似麥攀條爲惆悵玉蕊何時拆不憂春艷晚

行見棄夏覆人生行樂耳安用聲名籍子仁揚渾云

願富貴何時陸賈名聲籍甚胡爲獨多感不見膏自炙詩來苦相

寬予意遠可射依依見其面疑子在咫尺兄今雖

小官幸忝佐方伯北池近所鑿中有汧水碧臨池

飲美酒尚可消永日但恐詩力弱聞健未免馘詩

成十日到誰謂千里隔一月寄一篇憂愁何足擲

懷舊上

詩二十三首

和子由澠池懷舊

唐忠按前漢弘農郡澠池縣注景帝中二年初徙萬家爲縣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公歐陽公詩云瘦馬尋春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

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次公此兩句緣子由首篇序云昔

題其老僧奉閉之壁而詩云舊宿僧房壁共題故先生和之云尔往日崎嶇還記否。次公杜

不崎路長人困蹇，驢嘶注日死馬於二陵騎驢至灞池

驢兮杜詩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

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宿虢

二十五日自虢渡渭宿八僧舍曾閣閣故

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有前縣令趙

薦留名有懷其人堯卿薦字實與皇祐三年鄭獬榜及第臨印人

龕燈明滅欲三更，歌枕無人夢自驚。次公煙花錄載

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深谷留風終夜響，亂山衝月半牀明。故

人漸遠無消息古寺空來者姓名欲向磻溪問姜

叟次公姜叟太公也呂均美本姜姓題所謂磻溪也僕夫屢報斗標頌

宿餘杭法喜寺後綠野亭望喜吳興諸山懷

孫辛老學士

徙倚秋原上淒涼晚照中水流天不盡人遠思何

窮問謀知秦過餘杭始皇所舍舟也。通始皇三十七年至錢塘煎浙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城中渡

即今餘杭也以其舍舟於此故名。看山識禹功西北有冊

揚賈誼作過秦論指秦之過失也。初吹蛤柳老半書蟲於略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厚漢史睦孟傳中食荷背風翻白蓮腮雨退紅追遊慰

遲暮竟句傲兒童北望芳名溪轉遙伶震澤通續古水

山北入太湖魚得尺素厚古樂府詞客從遠方來遺我雙

跪讀素書中意何如上
有加食飯下有長相憶
好在紫髯翁
張遼以紫髯稱壯軍目孫權今幸老多
故用此事

八月十日夜看月有懷子由并崔度賢良

宛丘先生自不飽更笑老崔窮白巧一更相過三

更歸古栢陰中看參昴次公詩有推參及昴去年舉君首箇盤

夜傾闔酒赤如丹安國韻語陽秋云酒有以紅為貴者李賀詩云小槽

今年還看去年月露冷遙酒滴真珠紅是也今闕廣間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

知范叔寒後漢賈逵謂范雖曰范叔一寒至此乎乃為之綿袍典衣自種一頃豆

那知積雪生科斗歸來四壁草輝詩田彼南山蕪撒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

蟲鳴不如王江長飲酒王江陳州道人

常聞道中有懷錢塘寄述古五首

從來真道不辜身得向西湖兩過春

堯卿時述古守杭已三年矣

沂上已成曾點服

師論語曾點曰吾春者春服既成

宮初采魯侯芹

公曰薄采其芹

休驚歲歲年年貌

希夷詩年歲花相似歲年人不同

且對朝朝暮暮人

援宋玉神女賦朝為行云暮暮為

行兩朝之暮

細雨晴時一百六

續荆楚歲時記曰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其雨謂之

寒食據曆日在清明前二日亦有云去冬至一百六日○養源前語陽秋曰自冬至一百有五日至寒食或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

氣至寒食止一百三日殊不知曆家以餘分演之也

畫船鼙鼓莫違民

草長江南鸚鵡飛

續南史江希範書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園羣鳥亂飛

年來事

事與心違

兩統出康幽憤詩云事與願違迨茲

花開後院還

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點

檢幾人非

厚白居易詩樽前百事皆依舊點檢惟無薛秀才。牛僧孺云休論世上升沉爭且圖樽前覓在身

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瓶）人多以放鴉鳥為太平壽○○光

卿善諱賓錄曰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惠通曉言詞上及貴妃呼為雪衣此呼為雪衣借用故事也

浮玉山頭日日風（即金山也）湧金門外

已春融（公按杭州錢塘縣去縣二里半）二年魚鳥渾相識（公

退之詩朝遊孤嶼南暮遊孤嶼北所以孤嶼鳥公與蓋相識又簡文帝云魚鳥來觀人）三月鶯花付與

公（見此詩第）刺看新翻眉倒暈（堯卿當時新翻眉樣謂

蛾眉之外先主嘗有詩云倒暈眉連秀橫浮蓋謂此也）未應泣別臉消紅（堯卿百樂

詩云滿面胡沙滿鬢風眉消殘黛臉消紅）何人織得相思字（續寶泊妻蘇氏織

酒寄與江邊北向鴻（蘇武留匈奴不得歸使者謂單于

武在某澤之中單于驚遂歸武又月令季冬之月鴈北向）

國豔天饒酒半酣（厚李正封詩）去年同賞寄僧簷但

知撲撲晴香軟誰見森森曉態嚴穀雨共驚無幾

日蜜蜂未許輒先甜以公古有蜂詩云不知辛苦為誰甜應須火急回

征棹一片辭枝可得黏續杜詩一片花飛我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出唐武后詔曰明朝

遊上苑火急報春知

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以公惠山泉陽羨米皆常州事

賣劍買牛吾欲老見山村詩註殺雞為黍字來無續殺雞為黍而食之

事見論語地偏不信容高蓋陶潛詩心遠地自偏以公于公曰可高大門問令容駒焉高蓋

也俗儉真堪着腐儒續漢高祖嫚罵酈食其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莫怪江

南苦留滯厚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經營身計一生迂

捕蝗至浮雲嶺山行疲苦有懷子由第二首

西來煙陣寒空虛洒遍秋田雨不如厚樂天捕蝗詩始自兩河及三輔

食如蚕飛似兩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窮苦自招渠無人可

訴鳥啣肉厚廣霸為潁川太守欲有所伺察擇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鳥攫其肉民有詣

府言事者適見之道此後日吏還謂霸人見迎勞之曰其苦食於道旁乃為鳥所盜肉吏不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有毫釐不敢有所

隱憶弟難憑心犬寄書願晉陸機有駿犬名黃耳甚愛之既而歸寓京師久無家問其語犬曰我

家絕無書信汝能寄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乃為自笑迂踈

皆此類區區猶欲理煌餘

霜風漸欲作重陽燿燿溪邊野菊黃久廢山行疲

牽確次公韓退之詩山石牽確行逕微尚能村醉舞淋浪次公退之詩淋浪身上衣

獨眠牀上夢魂好回首人間憂患長殺馬毀車從

此逝續後漢周儼傳馮良年二十為尉奉檄書迎督郵即路儼然取在廩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至隄為從妻擲擊更

了求索蹤跡斷絕後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十許年乃還鄉里○次公曰漢高祖曰吾亦從此

遊子來何處問行藏師按公詩案招此詩乃
謝新法不可以長也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
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
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
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
今者官遊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
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字由

十朋按子由
詩序云撤幼

從子瞻兄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宦遊四方讀韋蘇
州詩有那知風雨夜援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
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官留詩輿轍曰夜
兩何時聽蕭瑟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後移守膠西而撤
留滯於睢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
于澶濮之間相從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追感
前約作二小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
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

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
窻呼不醒風吹松竹兩凄々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

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後漢黨錮傳夏馥以黨魁亡命

貌毀率弟辭遇之不識聞其言声乃覺而拜之也

但令朱雀長金花厚陰真君歌北方正氣為河車東方甲巳成丹砂兩情合養歸一卦朱雀調運生金

此別還同一轉車拜卿賈島詩碌々復碌々白年双轉轂五百年間

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後漢方朔傳藟子訓於長安東霸眼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

相謂曰適見鑄此今已近五百歲

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

前卷有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詩一首而今反有此詩則女王城詩者四年也出郭尋春詩者五年也故今詩為六年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
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
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十洲記巖窟州有返魂香香
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即活

岐亭五首

并叙

元豐三年正月余始謫黃州至岐亭北二十
五里山上有白馬青蓋來迎者則余故人陳
慥季常也爲留五日賦詩一篇而去明年復
往見之季常使人勞余於中途余久不殺恐
季常之爲余殺也則以前韻作詩爲殺戒以
遺季常季常自爾不復殺而岐亭之人多化

之有不食肉者其後數往見之往必作詩必
以前韻凡余在黃四年三往見季常而季常
七來見余蓋相從百餘日也七年四月量移
汝州自江淮徂雒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獨
至九江乃復用前韻通為五篇以贈之

昨日雲陰重東風融雪汁遠林草木暗近舍煙火

濕子孟郊聯句儒宮煙火濕○子
巨鄭合香詩亂飄僧舍茶煙濕下有隱君子嘯歌方

自得厚史記晏子傳云
意氣揚甚自得知我犯寒來呼酒意頗急拊

掌動鄰里遠村挺鵝鴨房櫳鏘器聲次公曹操過呂
百奢聞其食器

蔬果照巾幕久聞萋蒿美初見新芽赤聲以為圖已
遂夜殺之

洗盞酌鵝黃厚杜詩鵝兒黃以
酒對酒爰新鵝磨刀削熊白次公木蘭
歌磨刀霍

霍向猪羊 須臾我徑醉坐睡落巾幘醒時夜向闌唧唧

銅餅泣黃州豈云遠但恐朋友缺子仁借用詩伐木 我

當安所主君亦無此客應謝安傳安既造桓温温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頗

嘗見我有如此客否 朝來靜庵中惟見峯巒集政公杜詩古鎮峯亦出集

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

濕政公莊子魚相呵以濕 剗腸被交病政公莊子黿能七十二鑽無過

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政公晉書王獻之與諸兄見謝安但寒温而已 相勸此

最急不見盧懷慎丞丞盡似丞丞鴨見蜜酒歌又一道注

餘慶而先生指為盧懷慎宜懷慎事同此而別有出處耶舊注知引盧氏雜談却便改懷慎以證先生之句則甚誤矣 坐

客皆忍笑髡然發其暮不見王武子每食刀机赤

琉璃載丞豚中有人乳白續晉王濟字武子武帝嘗幸其宅供饌其豐甚於貯琉璃器中丞

勝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死年四十六歲。盧公信寒陋衰髮

得滿幘段公衰髮滿幘言其壽也而新舊唐史並不見武子

雖豪華未死神已泣厚黃庭經長生至慎房中急何謂死作令神位先生萬金璧

護此一蟻缺段公抱朴子以蟻鼻之缺擴無價之妙鈎一年如一夢百歲

真過客韓李太白桃花園序云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又擬古詩云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

君無廢此篇嚴詩編杜集段公嚴謂嚴武杜謂杜甫杜謝集載嚴武詩數篇

君家蜂作窠歲歲添漆汁其父物類相感志云蜂窠極大者圍一二丈其窠不過小索許

大云是七姑樹汁猶漆類故綴字耳我身牛穿鼻段公莊子牛馬四足是謂人天路馬首穿牛鼻是謂人卷

舌聊自濕二年三過君此行真得得羅僧賈休詩一餅一鉢垂垂老

萬水千山得得來段公退之愛君似劇孟叩門知緩急腰

詩上去無得下下來亦然善詩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益曰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益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

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在云為
辭天下所望者惟季心劇孟公陽從數騎一且有緩急寧足恃乎

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吹八公綠頭鴨曲名行當隔簾見花

霧輕幕幕為我取黃封親拆官泥赤仍須煩素手

自點葉家白吹八公葉家白建淡茶名。賈按北苑拾遺錄云此苑之地以溪東葉布為首稱葉無言火之葉

籍者二千餘戶樂哉無一事十年不蓄憤閉門弄漆

丁吹八公添丁盧全之子也全集有不係丁詩談笑雜呱泣西方正苦戰誰補

將帥缺披圖見八陣秦諸葛亮作八陣圖。厚獨孤及作風右八陣圖記其要云夫八宮之位

正則數不愆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衝抗於外軸布於內

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

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

具將發然後合戰馳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
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合散更主客師用兵者有客主之異不須親戎行
坐論教君集續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列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證靖曰方中原

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
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

酸酒如羹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

濕我如更揀擇一醉豈易得幾思厭茅柴（蘇南方有
如柴酒）

任黃州人造私酒俗謂之廢茅柴也（蘇公茹柴乃村落所釀薄酒也）禁網日夜急（蘇酒禁
嚴也）西

鄰推壘盜（蘇稍廣葉為京兆丑直入博陸侯霍禹第索私釀
相破壘罷）以公退之詩言水曰喧聒鳴壘盜醉

倒猪與鴨君家大如掌破屋無遮幕（士昭子山傳
其家環堵蕭然）

有自得之意何從得此酒冷面妬君赤定應好事人

千石供李白為君三日醉蓬髮（蘇公揚雄傳昔時有好事
事者載酒殺從雄游學）

不暇憤夜深欲逾垣卧想春壘泣（蘇論垣字子四子段
木論垣而避之春）

君奴亦笑我鬢（蘇立以言酒熟而泣人然也兩句之意暗使
畢卓傳比舍郎酒熟夜至其壘間盜飲也）

齒行禿缺三年已四至歲歲遭惡客（以公惡客字即
公孫弘不寧逢）

西實

人生幾兩夜

羅阮字好蠟夜謂人曰一生能著幾兩夜

莫厭頻來集

枯松強鑽膏槁竹欲漚汁兩窮相值遇相哀莫相

濕次公莊子魚相响以濕

不知我與君交遊竟何得心法幸相

語頭然未為急

顧蘇九淵經序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願為穿雲

鷓莫作將雛鴨

次公樂府有鳳將雛五行志有雛將雛

我行及諸夏煮酒

映踈冪故鄉在何許西望千山赤

師杜詩西望千山萬山赤

茲遊

定安歸東泛萬頃白一歡寧復再起舞花墮憤行

將出苦語

續史記其言疾也苦言藥也

不用兒女泣吾非故多失君

豈無一缺各念別時言閉戶謝眾客空堂淨掃地

虛白道所集

厚莊子虛室生白又云唯道集虛

西太一見王荆公舊詩偶次其韻二首

子能

公詩云柳葉鳴蟬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流水
白頭想見江南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
來白首欲尋舊迹都迷先生見此兩望注目又
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後魯直亦和四首

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日清酣從此歸耕劔外何

人送我池南公以此篇止書景物而欲引歸之意先生蜀人自

南蓋歸蜀之路○堯卿王建宮詞
云池南池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

但有樽中若下聽湖州長興縣有善溪南岸曰上若若北曰下

辨下若酒○次公兵興統記云善溪一名顯渚口一名趙渚○子仁初
學記載鄒陽酒賦云其品類則以隆深鄒烏鄉若下○魏夫山譜之具與記

云上若下若何須墓上征西魏武紀注公云言為典軍校尉意

征西將軍然後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聞道烏衣巷口王謝所居也○陽公

劉禹錫詩烏衣巷口夕陽斜而今煙草萋迷公荆公居金陵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六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七
懷舊下

詩十二首

武昌西山

并叙。元祐五年在京師作

嘉祐中翰林學士承旨鄧公聖求爲武昌令
常遊寒溪西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軾謫居
黃岡與武昌相望亦常往來溪山間元祐元
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試館職與聖求會宿
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窪樽銘刻
之巖石因爲此詩請聖求同賦當以遺邑人

使刻之銘側

春江綠漲蒲萄醅

厚子東漢四夷列傳粟弋國屬東居山蒲萄其土水美故蒲萄酒時有名焉李白

高陽歌遙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醅醅

武昌官柳知誰栽

段公晉陶侃傳侃鎮武昌嘗課

諸營種柳都尉夏死盜官柳植之於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來此種宛惶怖謝罪

憶從樊

口載春酒步上西山尋野梅西山一上十五里風

駕兩腋飛崔嵬

盧仝茶歌但覺兩腋習習生清風

同遊困卧九曲嶺

褰衣獨到吳王臺中原北望在何許但見落日低

黃埃歸來解劍亭前路

子仁解劍亭在武昌先生嘗云子胥渡江處也

蒼崖半

入雲濤堆浪翁醉處今安在

襄溪在江州西南九十里言浪無可拘限著浪說十

一篇為一卷其在樊上鄰家皆是漁者少者長者戲更曰聾叟又以其漫浪於人間謂其可稱漫叟

自釋云天下兵起逃入猗玗洞始自稱猗玗子將家讓濱乃自稱浪士

石曰杯飲無樽壘

云元結居樊上有杯樽自為銘并序曰即亭西乳有聚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穴顛者因脩之以藏酒孟士源愛之

命為杯搏其字音薄侯切為士源作杯搏銘曰時俗號狡曰益為
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朴舊在引元結密博詩全篇乃是道州密博

詩矣非是爾來古意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隈至今

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論退之石鼓歌雨
林日炙野火燎當

時相望不可見玉堂正對金鑾開豈知白首同夜

直次公意言鄧聖求作銘詩時今之所直之玉堂
但對金亦金殿開而已今日先生乃與之同夜直

高花摧師唐宣宗以金蓮燭送令狐綯歸
翰林院蓋椽燭而以金蓮花承之江邊曉夢勿驚

斷銅鑲玉鎖鳴春雷山人帳空猿鶴怨厚孔稚圭北
山移文云薰

帳空兮夜鶴怨山杜詩鴻鴈幾時
人去兮曉猿驚江湖水生鴻鴈來到江湖秋水多請公

作詩寄父老往和萬壑松風哀次公願懼之言會稽晉曰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再用前韻

朱顏發過如春醅曾中黎棗初未栽梁棗見次韻丹
子由病酒詩

砂未易掃白髮厚杜詩掃除白髮黃精在赤松却欲參黃梅松子

古仙人也黃梅謂五祖弘忍大師也寒溪本自遠公社白蓮翠竹依崔嵬

次公廬山惠遠大師與謝靈運等七人結為白蓮社今寒溪豈實有此遺跡耶當時石泉照金像

神光夜發如五臺補先生有菩薩泉銘云陶侃為廣州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使迹之得金像初送

武昌寒溪寺其後惠遠禪師迎像於廬山唐會昌中毀天下寺有二僧藏像錦繡谷比佛教興復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發見如蛾眉五臺山所見今寒溪西數百步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豈昔金像之所在乎師曰五臺山在何東太原郡境內也

飲泉鑒面得真意坐視萬物皆浮埃欲收暮景

返田里遠泝江水窮離堆厚離堆山名在蜀之永康軍史記李冰為蜀太守鑿離堆以除

沫水還朝豈獨羞老病自歎才盡傾空壘夢以五色

筆還郭璞文章頌賦諸公渠渠若夏屋次公詩於我吞吐

風月清隅隈我如廢井久不食次公孟子浩然詩一日不讀書心荒如廢井又易

當時有才盡之嘆

井淋不食

古甃缺落生陰苔數詩往復相感發汲新除

舊寒光開遙知二月春江闊雪浪倒卷雲峯摧石

中無聲水亦靜云何解轉空山雷

韋應物詩云水性本云靜石中故無聲如

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

欲就諸公評此語要識憂喜何從來願

求南宗一勺水往與屈賈荆餘哀

次公禪有南宗北宗江南淮南叢林所聚

故就乞其水以湔洗屈原賈誼之哀水取曹溪一滴水之義而一勺水出札記

見子由與孔常父唱和詩輒次其韻余昔

在館中同舍出入輒相聚飲酒賦詩近歲

不復講故終篇及之庶幾諸公稍復其舊

亦太平盛事也

君先魯東家

鍾魯人謂孔子為吾東家也

門戶照千古

鍾魯縣關里子所居又

有五父
文章固應耳次公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須鬣餘似處雖

非蒙俱狀厚音子云仲尼狀面如蒙俱注俱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音欺尚有歷國

苦援孔子歷聘諸國所好者七十二君誦書口瀾翻次公恨之詩挈布穀雜

杜宇任後漢馮衍書云詞如循環口如布穀。十年困奔走

櫛沐飽風雨甚兩櫛疾風吾道其非耶野處豈兕

虎援史記孔子圍於陳蔡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也灞陵閑老將

相直口尚乳厚漢書魏王豹反漢王問魏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自

君兄弟還鼎立知有補次公此言二孔之在館閣也黃魯直亦云二蘇止連壁至二孔立分鼎

蓬山蒼首舊散羅漢學字者謂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故事誰刪去來迎

馮翊傳厚西漢滿堂之薛宣朱博皆以馮翊迂出餞會誓組援西漢朱買臣為會誓太守

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誓太守章也邸守驚為列中庭拜

謂有頃長安既吏乘駟馬來迎買臣遂乘傳去也

吾猶及前軍詩酒盛冊府

公

三館皆謂之冊府以東壁圖書之府故也

願君唱此風揚解斯杜舉

續禮記檀弓知悼子

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故鍾柱賈入寢酌以飲曠與調且自飲其辭云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賈洗而揚

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熙寧中軾通守此郡除夜直都廳囚繫皆

滿日莫不得返舍因題一詩于壁今二十

年矣衰病之餘復忝郡寄再經除夜庭事

蕭然三圍皆空蓋同僚之力非拙巧所致

因和前篇呈公濟子侔二通守前詩

除日當早歸

鍾東方朔伏日當早歸

官事乃見留

下公晉揚濟曰

事未易了

執筆對之泣

漢後漢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哀

此繫中囚小人營餼糧墮網不知羞我亦戀薄祿
因循失歸林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誰能暫是縱
遣次公後漢雲延除細陽公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獲期而還。師晉史曹撫調臨淄令有死囚歲以獲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耶眾囚皆涕泣曰若得暫歸無恨也撫悉開獄出之趙日令還並無違者南史向胤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北史蕭瑒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元日獄中囚係悉放歸家聽三閔默愧前脩援晉陶日然後赴獄諸囚荷恩並依限而至云固窮難說哉此前脩前脩謂前賢也

今和

山川不改舊歲月逝肯留百年一俯仰五勝更王
囚次公五行有五相死囚變休也同僚比岑范德業前人羞坐令老鈍
守嘯諾獲少休續後漢黨錮傳序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

曲農成譜
但坐嘯却思二十年出處非人謀齒髮付天公缺壞
不可修

遊寶雲寺得唐彥猷為杭州日送客舟中
手書一絕句云山雨霏微不滿空盡船來
往疾輕鴻誰知獨卧朱簾裏一榻無塵四
面風明日送彥猷之子垆赴鄂州舟中遇
微雨感歎前事因和其韻作兩首送之且

歸其書唐氏

并脚彥猷名詢子彥按圖經空雲寺在錢塘門外吳越王錢氏建

二妙彫零筆法空

唐子衛瓘隸字靖俱善草書謂之一喜臺二妙○子

得伯英肉自一人死妙處彫零不振筆法掃地而空矣
忽驚雲海戲羣鴻
評書曰鍾繇書若雲鶴遊天羣鴻戲海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
黃門黃門

出處榮枯一笑空十年社燕與秋鴻誰知白首長
河路還卧當時送客風

堯卿剪鳥詩長江風
送客孤館雨留人

感舊

并引

嘉祐中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
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風起雨
作中夜愴然始有感慨離合之意自爾宦遊
四方不相見者十常七八每夏秋之交風雨
作木落草衰輒凄然有此感蓋三十年矣元
豐中謫居黃岡而子由亦貶筠州嘗作詩以記
其事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居子由東府
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乃作詩留

別子由而去

牀頭枕馳道

次公東府在馳道旁故云枕馳道也

雙闕夜未央

雙詩庭燎云夜如何

其夜未央○厚江文通詩

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宅車轂鳴枕中客夢安得長新

秋入梧葉風雨驚洞房獨行殘月影悵然感初涼

筮仕記懷遠謫居念黃岡一往三十年此懷未始

忘扣門呼阿同

字子由一

安寢已太康

次公詩無已太康

青山映

華髮

次公柳子厚詩早

歸計二月糧

次公莊子適千里者二月聚糧

我欲

自汝陰徑上潼江章想見冰盤中

厚退之詩冰盤夏薦碧實脆

石蜜

與柿霜

予欲請東川而歸二物皆東川所出

怜子遇明主憂患已再嘗報

國何時畢我心久已降

厚詩草蟲云我心則降

元祐六年六月自杭州召還汶公館我於

東堂閱舊詩卷次諸公韻三首

半熟黃梁日未斜

蘇太平廣記曰山翁授盧生一枕盧生入枕中見富貴五十餘年忽覺而所炊

黃梁飯未熟也

玉堂陰合手栽花

元祐二年為翰林學士四年出知

杭州至是召還則六年也故言其在玉堂時手栽之花陰已合矣

却思三十年前味未飯

鐘時已飯茶

厚唐王播少負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出鎮是邦向所題已

碧紗籠之矣乃題二絕一云上堂亦了各西東慙愧閣梁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出撫言

夢覺還驚獮響廊

次公蘇州闕經有響獮廊○敬因皮日休詩云響獮廊中金玉步故人

來炷影前香

次公先生有畫像公先生在院中故也長鬚鬢白盡成何事一帖

空存老遂良

法帖中有褚遂良書云即日遂良鬚髮盡白

尺一東來喚我歸

漢尺一言天子之詔也漢制尺一之版以寫詔書故陳蕃傳云尺一選舉又晉

書石鑿謂山濤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耶

衰年已迫故山期文章曹植

今堪笑却卷波瀾入小詩

援杜詩文章曹植波瀾闊之次公今先生自笑其窘東大才而

為小詩故以自此世

在彭城日與定國為九日黃樓之會今復

以是日相遇於宋凡十五年憂樂出處有

不可勝言者而定國學道有得百念灰冷

而顏益壯顧予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詩

菊酸更囊自古傳

續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

人獲囊盛茱萸繫臂上登山飲菊酒此禍可銷景如其言至家去

夕還見雞犬一時暴死長房曰此可以當之今世人九日登高是

也○次公西京雜記曰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

月九日佩茱萸萸食餠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長房寧復是

次公公文

臞仙

援司馬相如賦序列仙之

應從漢武橫汾日

選漢武

帝行幸河東祠后土作秋風詞曰長樓船兮灑汾河橫中流兮揚素

彼○子仁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詩九日天氣清登

高無秋雲憶昔傳

遊豫樓船壯橫汾 數到劉公戲馬年

續南齊書宋武姓劉氏諱裕為宋公在彭

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

臺至今相承以為故事

對玉山人雖老矣

援晉裴楷神風高邁容儀俊爽

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公亦晉人也

見恒河性

康醉後如玉山之將頽然對玉山人則先生自謂

故依然

公嘗榜嚴經佛問波斯匿王昔見恒河水與今所見何異王對以宛然無異佛再語之以汝之髮白面皺而此

見情性未

王郎九日詩千首今賦黃樓第一篇

予前後守倅餘杭凡五年夏秋之間蒸熱

不可過獨中和堂東南頰下瞰海門洞視

萬里三伏常蕭然也紹聖元年六月舟行

赴嶺外熱甚忽憶此處而作是詩

忠孝王家千柱宮

公忠孝王錢王也杭州乃錢王舊邑

東坡作吏五年

中中和堂上東南頰

公頰字內地常語官室之旁曰頰借人之頰頰也

獨有人

開萬里風次公萬里風亦使黃帝夢萬里長風掃天下塵也

尋訪

詩十七首

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任熙寧五年

杭州作○憲江杭州圖經云孤山去錢塘治四里湖中獨立一峯

天欲雪雲蒲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次公歐陽永叔詞山色有無中水清

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任大白詩清風動窸竹越鳥起相呼又杜詩水

宿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

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祖謙圖經云寶雲寺乾德二年吳越王錢氏建寺有

寶雲菴山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窓竹

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

駕催歸及未哺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鷗盤浮

圖次公柳子厚鷗說有鷗曰鷗九于長安鷗福浮圖也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

夢遽遽顯莊子齊物篇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而覺則遽然周也作詩火急追亡

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李杞寺丞見和前篇復用元韻

獸在藪魚在湖次公莊子草食之獸不疾易一入池檻歸

期無誤隨弓旌落塵土續左傳翹二車乘招我坐使鞭

筆環呻呼追胥連保罪及孥特屢獲私鹽比百日愁

歎一日娛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內遊孤山作詩云詔隨

後公事鞭筆之多也又云追胥連保罪及孥子百曰愁歎一日娛以譏調朝廷並法收坐同保妻子移卿法太急也白雲

舊有終老約朱綬豈合山人紆紆字上揚子紆人生何

者非蓬廬次公莊子仁義先王之蓬廬也故山鶴然秋猿

孤編北山移文黃帳空兮夜何時自駕鹿車去任劉伶常乘鹿車○次公

專使范舟推鹿車載妻子以遭黨錮故也掃除白髮煩葛蒲補杜詩掃除白髮黃

容○蘇抱朴子內篇云韓終服葛蒲土一年身生毛日視書禹言皆誦之冬袒不寒麻鞋短後隨獵夫

厚杜詩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又莊子短後之衣○子仁杜詩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射弋狐兔

供朝脯續堂邑父自匈奴亡陶潛自作五柳傳續陶潛宅

因以為號自潘閔畫入三峯圖續潘閔詩高愛三峯插大虛回頭仰望到騎驢

傍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書為圖吾年稟稟今幾餘知非不去

慙衛蘧援莊子則陽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歲荒無術

歸亡逋鵠則易畫虎難摹次公馬援以書誡子謂効龍

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効拉季良不得陪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再和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野人踈狂逐魚

釣刺史寬大容歌呼（續曹參多為丞相吏日飲歌呼參聞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君恩

飽煖及爾孳（子暉王黃州謝上表云全家飽暖盡荷君恩）才者不閑拙者娛

穿巖渡嶺脚力健未厭山水相縈紆三百六十五

精廬出遊無伴籃輿孤（厚王弘夢陶潛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素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

乃令一門生（兒共輿至州）作詩雖未造藩闕破悶豈不賢樛蒲

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

晡（匪退之詩朝為百賦猶君平為之猶賢乎已）竭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

營丘園（次公李成營丘人以畫山水得名自號李營丘）（續）水

圖也（經衡山南有祝融家楚靈王時山崩墳毀得營丘九頭）知君篋積富有餘莫惜錦繡償官邊窮多闕

險誰先通賭取名畫不用摹

九日湖上尋周李二君不見君亦見尋於

湖上以詩見寄明日乃次其韻

湖上野芙蓉含思愁脉脉娟然如靜女

性之詩靜女其姝

不

肯傍阡陌詩人杳未來霜艷冷難宅君行逐鷗鷺

出處浩莫測葦間聞擘音

莊子漁父既與言且道延緣葦間孔子待水波定不聞擘音然

後敢去

雲表已飛猱

此用後漢葉令王喬高飛鳥意也

使我終日尋逢花

不忍摘人生如朝霞要作百年客喟彼終歲勞幸

茲一日澤

以公孔子曰百日之澤也

願言竟不遂人事多垂隔

悟此知有命

公南史沈攸之言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也

沉憂傷魂魄

安

李白詩沉憂能傷人

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勲師院二首

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杯深南屏老宿閑

相過堯卿錢塘湖上有南屏寺東閣郎君懶重尋楚真呼夢子緇為郎

君大中中緇為學士重陽日商隱上謁不見因以詩紀于屏風云

曾共山公把酒危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

有所思莫學漢臣栽首肯宿還同楚客誅江

灘郎君官貴施行馮東閣照因更重窺

試碾露芽烹白

雪邦滿因史補風俗貴茶茶之品益衆福州有方山之露芽休粘霜菜嚼黃金扁舟又

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厚桑門支道字道林謝安寓居會稽曾與王羲之許詢支遁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蔥鬱鬱氣佳哉繼後漢光武紀均主氣者錄伯何

來白足赤髭迎我笑魏劉禹錫云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滿將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侶白

足赤髭皆高僧也。王堯卿窮實佛默耶

拒霜黃菊為誰

舍尊者髭赤時人號為赤髭論主

開厚杜詩九日寄岑參云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又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明年桑苧前茶處

憶着衰翁首重廻

破然有九日與陸羽煎茶詩羽自號桑苧翁余來年九日去此夕矣

過雲龍山人張天驥

郊原雨初足風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輿白雲

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懸黎藿下有幽人居閉門空

雀噪西風高正厲落葉紛可掃孤僮卧斜日病馬

放秋草墟里通有無垣墻任摧倒君家本冠蓋絲

竹鬧鄰保脫身聲利中

元杜牧之詩脫身薄尉中

道德自濯澡躬

耕抱羸疾

次八舍陶潛云躬耕自資遂抱羸疾

奉養百歲老詩書膏吻頰

菽水媚翁媪

師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謂之孝

飢寒天隨子杞菊自

擷毛

陸龜蒙自號天隨子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杞菊賦以自廣云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

如余何慈孝董邵南雞狗相乳抱厚韓退之詩嗟我董生

公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吾生如寄耳師云謝安書人生

如寄歸計失不早故人豈敢忘但恐迫華皓從君

學種林厚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使吾常醉於酒足矣斗酒時相勞

臘斗酒自勞

訪張山人得山中字二首

魚龍隨水落子仁杜詩水落魚龍夜又云魚龍迴夜水猿鶴喜君還次公孔稚

舊隱立墟外新堂紫翠間次公杜牧

野麋馴杖屨幽桂出榛菅次公退之寄崔二十六

洒掃門前路山公亦愛山張故居為大水所壞新

山公山簡
也公自謂

萬木鎮雲龍

名山天留與戴公

次公雲龍山則張山人所居之地也戴公豈以戴安

道比之耶。子仁戴符嘗乞買山錢於于頓詩意或指此又潤州有戴公山

路迷山向背

爾老後漢地理志衡

山九向

人在灤西東

灤水在夔州奉節縣出於山谷間南入江楚俗謂水可涉者為灤杜詩灤西

九背

齊麥餘春雪

厚退之琴操云霜雪質齊麥之茂

櫻桃

落晚風入城都不記歸路醉眠中

雨中過舒教授

踈踈簾外竹瀼瀼竹間雨
牕扉靜無塵几硯寒
生

霧美人樂幽獨

次公指言舒教授也

有得緣無慕坐依蒲褐禪

起聽風旣語客來澹無有
洒掃涼冠履濃茗洗積

昏妙香淨淨慮

字杜詩云心清聞妙香歸來北堂閣一一微螢

渡此生憂患中一餉安閑處飛鳶悔前笑厚馬接謂官屬曰吾

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纒足乘下

澤車騎歛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至求盈滿但自若耳當吾在浪

泊萬里間厲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

飛鳶跼蹐墮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黃犬悲

晚悟援李斯臨刑謂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自非陶靖節

誰識此間趣次公陶淵明號靖節先生

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

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志林云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而俗謂女王城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

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盃釀野老蒼

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公

楚辭宋玉吟及屈原忠而在棄然應山澤鬼魄放佚厥命將落故
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
以諷諫懷王冀其
覺悟而還之也

大寒步至東坡贈巢三

春雨如暗塵

唐文唐崔魯華清宮詩濕雲如夢雨如塵

春風吹倒人東坡

數間屋巢子誰與鄰空牀斂敗絮破甕懸影生薪相

對不言寒哀哉知我貧

廣史記管仲曰吾嘗與鮑叔牙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貧知

我貧也我有一瓢酒獨飲良不仁未能頰我頰聊復

濡子膏故人千鍾祿

子仁杜詩厚祿故人書斷絕

馭吏醉吐茵

漢丙吉傳吉馭吏嗜酒數通傷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王

更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
丞相車茵耳那知我與子坐作寒將虫聲努力莫然

天我爾皆天民行看花柳動共享無邊春

殘臘獨出二首

幽尋本無事，獨往意自長。釣魚豐樂橋，採杞逍遙

堂。羅浮春欲動，雲日有清光。麴麴野梅開。厚桂子美西郊詩江

路野家家臘酒香。路逢眇道士，疑是左元放。厚神

左慈字元放，徐璜有道術，居丹徒，慈過之，墮門下，客散，慈云：徐公不在，慈便去，客即報徐公有一老翁眇目，吾見其不急之人，因欺

之云：公不在矣，公曰：咄，此是左公，過我，汝曹那得欺之。次公放作方字，讀毛詩有此格，具載筆談。我欲從之

語，忍復化為羊。厚後漢使氏傳：曹操忌左慈，欲殺之，慈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

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妪，屈前，兩膝人立，而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即往赴之，而羊數百並屈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江邊有微行。厚公詩七月薄被詰曲背城市，平湖春

早合步到，栖禪寺。堂堂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

在一食。厚仁陶詩：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食已寧復事，客來豈無得。施

子靜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

被酒獨行徧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

三首

半醒半醉問諸黎

次公杜牧詩半醒半醉遊三日

竹刺藤梢步步迷

厚

詩竹寒沙碧院花淡
觸刺藤梢咫尺迷

但尋牛豕香兒歸路

次公韓非子載商太宰問市南門之外牛

豕何多

家在牛欄西復西

堯祖李賀詩家住在錢塘東復東

揔角黎家三小童

躡詩總角卅片

口吹葱葉送迎翁莫作天

涯萬里意

厚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谿邊自有舞雲風

援論語風乎舞

雲詠

而歸

胡律詩之作用字平仄出固有定體般共守之然不若時用變體如女之出奇變化無窮以驚世駭目如此一詩

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鬢絲多投梭每困東

鄰女

晉書謝鯨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鯨嘗挑之女投梭折其齒時人為之語曰任徒不已勿與折齒鯨聞之傲然長

嘯曰猶不
發我清歌
換扇唯逢春夢婆
是日復見符林秀才說換扇之事

酬谷上

詩五十九首

次韻王誨夜坐

愛君東閣能延客
前漢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顧我閑官不計負

策杖頻過如未厭
卜居相近豈辭遷
莫將詩句驚

搖落
題九辨蕭瑟兮草木落而亦衰。子老杜詩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
漸喜樽罍省撲

緣
援莊子適有蚊蚋撲緣
但約月明池上宿
夜深同看水中天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熙寧四年辛亥五月作

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
張為詞客賦變作楚臣

騷
次公李白古風云大雅久不作吾衰意誰陳唐人哭杜甫云擬屈孤墳破重致大雅生又荀子有雲蚤等賦其後文選所載兩

都二京皆詞客之所為也屈
原作雜騷經初有騷之名
展轉更崩壞紛綸閱俊擊

地偏蕃怪產源失亂狂濤粉黛迷真色魚蝦易豢

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蘇實知章見李白曰子謙
仙人也甫與白齊名世稱

李杜韓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長掃地收千軌爭標

看兩艘蘇唐盧肇競渡詩向道是龍詩人例窮苦天意遣

奔逃次公此言李杜二公以詩而窮值時之亂李公謫夜郎後
歸寓潯陽而杜公由同谷來蜀且之梓之閬之夔之荆南

之潭衡也塵閣人亡鹿蘇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此言明皇天玉
鹿御而擊之恐人見之也遽藏之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

費其所藏之麋遂以為麋今句蓋言遭世之故其得失無常也舊
注所引溟翻帝斬鼉厚女媧鍊五色石補天斷鼉足以立四
非是

危思李牧續漢文帝聞馮唐言廉頗
李牧之為將何憂匈奴哉述作謝王褒厚王褒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益州刺史秦優有鞞村上乃徵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上令與張子橋等並待詔失意各千

失意各千

里哀鳴聞九臯

次公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騎鯨道滄海

續杜甫送孔巢父詩

云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捋虎得絺袍

厚莊子載孔子見盜跖歸見柳下季曰料虎頭編虎

鬚幾不免虎口頃賈見范擘寒取一絺袍賜之唯曰絺袍亦戀有故人之意蓋甫入蜀依嚴武武暴矣以甫為節度參謀而屢欲殺

也巨筆屠龍手

厚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微官似馬曹

厚

王微之為騎曹參軍桓中問卿署何曹曰以是馬曹

迂踈無事業醉飽死遊遨

厚杜

美陽遊衡山阻水自聽令具舟迎之乃得遠令饋牛炙曰酒大醉而卒

簡牘儀刑在兒童家刻

勞

厚揚子厥蟲象刻壯夫不為

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旌

堯卿謂安道為文章盟主

字七韓退之詩文字銳氣在揮輝見旌麾

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

思郢質

次公莊子曰郢人亞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亞而鼻不傷郢人止不失容

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質試為寡人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以矣揚子云般之揮斤般蓋士之巧於用斤者亦

匠石之謂矣

甗化陋鱗濠

厚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甗化而為鵬不知其幾千里莊子與惠子遊於濠

梁莊子曰：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恨我無佳句，時蒙致白醪。慙慙勤理黃

菊未遺，沒蓬蒿。

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二首

風雨蕭蕭夜晦迷，不須嗚叫強知時。蘇詩：風雨蕭蕭，嗚叫。又云：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言君子亂世不改其度也。多才久被天公怪，師晉史：陸機傳：人患才少，陸機更患其多。

無已，退之。雙鳥詩：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虱，囚闕。食惟應愛婦知，杜叟挽衣那

及脛。蘇杜詩云：黃獨無田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顏公食粥敢言炊，厚頭具卿乞米帖云：

拙於生事，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乏，真用憂前。詩人情味真嘗遍，試問於君

底事虧

如我自觀猶可厭，非君誰復肯相尋。圖書跌宕石悲

年老。厚文選：江文通恨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堯卿陶陶：明文集：序曰：文章不羣，詞彩精接，跌宕昭彰，獨超羣類。燈

火青燐語夜深

少公青燐燈燭光也選有夜燿青燐師杜詩兒女燈前語夜深胡程詩厨人語夜闌

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南行千里成何事一聽秋濤萬鼓音

自徑山回得呂察推詩用其韻招之宿湖

上

多君貴公子愛山如愛色心隨葉舟去

少公每得遊之詩共泛清湖

一葉舟

夢遶千山碧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

蘇謝玄

等既破符堅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了無喜

已既罷還內過古限心喜甚不覓最幽之折古來軒冕徒

子緒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物之儻來寄也故不為軒冕肆志

操捨兩悲慄

後莊子操之則

悲

數朝碎簪芻兩脚得暫赤

少公每得退之詩赤脚思當疏○厚社甫早秋苦

熱詩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歸來不入府却走湖上宅寵辱吾

父志

次公老字

寧夷官長誌

蘇軾狂詩醉則騎馬

飄然便

欲去誰在子思側

厚字學音者魯魯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君能從我

遊出郭及未黑

荅任師中次韻

來詩勸以詩酒自娛

閑裏有深趣常憂兒輩知

見越州張中舍詩注

已成歸蜀計誰借買

山資

厚戴符號襄陽節度子頓求買山錢頓與百萬厚南史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昔年便求去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

世事久已謝故人猶見思平生不飲酒對子敢論詩

沈諫議召遊湖不赴明日得雙蓮於北山

下作一絕持獻沈既見和又別作一首因

用其韻

任曰熙寧五年壬子十一月依

湖上棠陰手自栽

蘇公與治峽以西巡行蜀邑有棠樹史載其下人各得所讓棠樹不敢伐緣作其

詩之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覆湖上有水仙王廟

○邦衡按圖經廟在錢塘門外二里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綆金戕樂府應歌相府蓮續王儉為南齊相所薦皆名士

世謂紅蓮映秋水今號蓮幕自儉始。次公李肇國史補于司空以樂府有想夫伶曲名不佳欲改之坐客有笑者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號相府蓮後

有此曲誤呼想夫伶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

前明仲按杭州圖經云北高峰在靈隱寺後又云北山之形如獅子名獅子峯

和歐陽少師會老堂次韻

一時冠蓋盡嚴終次公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舊德年來豈易逢

聞道堂中延蓋叟續曹參為齊相肯遊止寢以延蓋公公定應牀下拜梁松

厚子馬援有疾梁松候之拜牀下援曰蠹魚自曬閑箱篋

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科斗長收古鼎鍾科斗詳見石鼓詩注。續世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曬書

鍾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我欲弃官重問道寸筵何以得春容東

方朔答客難言以筵撞鐘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筵撞巨鐘。援禮記學記持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辯注云從讀

如父春之春

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

朱門有遺喙千里來燕雀公象冷如水百呼無一

諾平生親友半遷逝公雖不怪旁人愕世事如今

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稟稟和非同疇昔

心親豈貌從次公韓詩心期如貌敬白髮須相映松間鶴清句更

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墨足魏揚雄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壘却

追范蠡五湖中援史記范蠡泛扁舟遊五湖

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

次公戰國策言騶伏並車而上大山負轅不能上又漢武帝曰

局促效君如汗血馬

緇前漢大宛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注以汗從肩膊出

如血故作駒已權奇

厚李白天馬歌天馬來從月支六畜得為虎名牙血作駒已權奇又龍翼骨馬嘶青雲振綠鬃蘭筋權奇走

滅沒。援顏延年馬賦曰雄志偶儻精推奇方。

任前漢孔安國志郊祀歌太一況天馬下露赤汗休流精志激尚精權奇爾浮雲掩

上齊驅大道中並帶鑿鑣馳

厚詩韜車鑿鑣載檢徽橋聞聲自決

驟次公莊子麋鹿見之失驟以上云我本麋鹿性故也

那復受繫維厚之曰駒詩云謂君

朝發燕秣楚日未教

援酒延年賦旦制幽燕秣秣荆越次公李白天馬歌雞鳴刷燕秣越

神行雷邁躡恍惚

云何中道止連蹇驢騾隨

厚曹誼賦騰駕罷牛驢蹇驢兮次公揚

雄反騷云駟騾連蹇足而齊足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青絲

厚杜詩駟馬行赤汗微生

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高都護駟馬行青絲駱頭為君老梁簡文帝紫駟詩青絲繫玉璽

旁觀信美矣

自揣良厭之均為人所勞何必陋鹽輜

厚戰國策牙明見春申君

曰夫驪之齒至矣服益車而上太行漣汗灑也白汗交流中坂迂延負繫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俯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援賈誼賦驥垂兩耳伏蓋君看立仗馬

車兮次公李太白天馬歌崔嵬益車上峻坂

不敢鳴且窺平終日無聲而飲三品粥且一鳴則黠之矣後

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遂絕

調習困鞭筆僅存骨與皮人生各有

志此論我久持他人聞定笑聊與君子期空塔卧

積雨病骨煩撐支秋草上垣墻霜葉鳴堦墀門前

自無客敢作揚雄麾

援揚子曰在吏貽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

候吏報君來

弭節江之湄

續離騷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厚班彪北征賦釋余馬於高陽兮且弭節而息思

次公爾雅水草交曰湄

一對高人談稍忘俗吏卑今朝枉詩句

粲如鳳來儀上山絕梯登墮海迷津涯怜我枯槁

質借潤生華滋

厚後漢郭伋傳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九里真京師象福。次公莊子河潤

九里古詩錄葉發華滋豈效世俗人洗刮求癩瘕續後漢趙壹賦所好則鱗皮出

其毛羽所惡則賢明日登用清廟歌緝熙厚詩清廟祀文王也維清

奏象舞也維清胡不學長卿預作封禪詞據司馬相如文王也維清

一卷言封禪事既死武帝求得之

和致仕張郎中春晝

投綬歸來萬事輕厚潘安仁秋興賦且欲任以歸來兮忽投綬以高邁消磨未盡祗

風情舊因蓴菜求長假援晉張翰為齊王囹緣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

而歸新為楊枝作短行總曰居易妾嬖素善歌小亦善弄琴

年高邁而小亦善弄琴不禱自安緣壽骨深藏難沒是

詩名淺斟盃酒紅生頰細琢歌詞穩稱聲次公細琢

善為小蝸殼卜居心自放續焦先楊師並作小廬形如蝸牛殼故曰蝸牛廬蠅頭

寫字眼能明

厚齊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以備遺忘賀玠問曰殿下家自足墳墓素復何須

頭細書藏巾箱中

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子仁老

若跪履數從圯下老

援張良常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直墮其履願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下

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

逸書閑問濟南生

厚伏生濟南人故為秦博士秦時禁書伏

生壁藏之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有伏生欲召之生年九十餘不可徵乃使晁錯往受業

東風屈指無

多日只恐先春鷓鴣鳴

編離騷經恐鷓鴣之先鳴方使夫百草之不芳

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醉歸徑睡五鼓方醒

不復能眠起閱文書得鮮于子駿所寄古

意作雜興一首答之

厚父授杭州團練有美堂在郡城吳山嘉祐二年按

學出守杭州宋仁宗賜詩首章云地有湖山美因以名堂也

衆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何異琵琶絃常遭腰鼓

鬧三杯忘萬慮醒後還皎皎子建退之詩數杯繞腸雖曾醉皎皎萬慮醒還新

如轆轤索已脫重縈繞家人自有約始慕陳婦孝

可憐原巨先放蕩今誰吊續漢書原涉字巨先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

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離取偽猶不失仁義何故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為盜賊所行遂行淫佚知其非禮吾猶此矣○次公按顏師古注曰陳孝婦者其夫當行戒厲孝婦曰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欲嫁之孝婦欲自殺父母懼遂使養姑淮陽太守以聞朝廷高其義號曰孝婦

平生嗜魚羊炙識味肯輕飽烹蛇啖蛙蛤頗訝能稍

稍援退之南食詩我來禦膳魅自宜味南烹惟蛇舊所識實禱口

能稍眼梅又食蝦蟇詩疆號為蛙蛤於實無所較余初不下疾近亦

憂來自不寐起視天漢渺欄干玉繩低續漢書

低建章○次公曹

子建云北斗闌干耿耿太白曉續退之詩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既殘月

次韻谷章傳見贈

並生天地宇同閱古今宙宙公四方上下曰宙視下

則有高無前孰為後達人千鈞弩一弛難再鼓厚

史宋高祖軍中多萬鈞弩所至摧陷○公戰國策曰千鈞之弩

潰舞○子仁范傳正李太白墓碑云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永息機用安能效

碌者蘇而復上哉下士沐猴冠漢韓生說項羽不從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

果已繫猶跳驟欲將駒過隙援莊子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坐待

石穿溜厚技乘云太山之溜穿石漸靡使之然也君看漢唐主宮殿悲麥秀

籟其子過商宮室感其生禾黍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兮兮禾黍油々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也而况彼區區

何異一醉富厚詩曰彼昏不知一醉日富鷄鴝非所

養俯仰眩金奏公鷄鴝海鳥也左傳臧文仲不智者三其

侯御而鷗之子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獨

憂悲不敢飲食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鳥也非以為鳥養鳥也獨

體有餘樂不博南面后莊子之楚見空闕戲撒以馬董因而問之獨體見夢曰死則無君

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子欲之乎彌髓曰吾安能弃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嗟我昔少年守道貧非攻

厚莊子原憲對子貢曰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次公疾者亦病也如內省不疚行前定則不疚皆言不病

自從出來仕役物忍見囿次公莊子曰方且為馬物役又云皆囿於物

融既依梁援馬融愨於鄧氏不敢復違許勢家遂為梁冀早奏誣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頽頽為正直所蓋班

固亦仕竇續班固為即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又竇敗固死獄中效嘆豈不欲

厚若子西施病捧心而嚙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嚙頑質謝鐫鏤次公先生詩案云熙寧六年正月

月作此詩言其不能效班馬二人苟容依附也側聞長者言子仁司馬迂荅任安書云僕非敢如是也唾

驚亦側聞長者遺風矣倅直非養壽援離騷經余曰縣倅直以三唾身兮終然天乎羽山之野

面慎勿拭續唐曼師德教其弟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索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索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出

跨當悅就厚前漢韓信傳淮陰少年侮信曰能死刺我不然出跨下於是信熱視悅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法

居然成懶廢敢復齒豪右子如照海珠網目踈見

漏

次公秋仁傑滄海遺珠又漢志網漏吞舟之魚

宏材之近用

隱范曄作伏漢書器博者無近用也巧

舞困短袖

續史記韓非曰長袖善舞

坐令傾國容

厚前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

獨立一顧傾人

城二顧傾人國

臨老見邂逅

次公詩曰邂逅相過適我頭

書絕十年舊門前可羅雀

援前漢鄭當時傳先是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

羅雀感子煩屢叩願言歌緇衣子粲還子授

子又改為子適子之館子還子授子之粲子

會客有美堂周邠長官與數僧同泛湖往

北山湖中聞堂上歌笑聲以詩見寄因和

二首時周有服

有美堂見前正月九日有美堂飲酒詩注

二云堂上歌聲想過雲玉人休整碧紗裙遊殘粉落燕脂暈飲劇杯深琥珀紋

軍莫辭上馬玉山倒
已是遲留至夜分

藹藹君詩似嶺雲藹退之詩君詩多從來不許醉紅裙

厚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不如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撓破浪紋

頗憶呼盧表彥道應晉表耽字彥道桓温少時遊於博徒資

欲求囁於耽時耽在艱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

名債主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表彥道也遂就局十

萬一摸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難邀罵坐灌將軍皆取其有

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表彥道否

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有服實嬰強與俱

蚡與天有隙夫行酒蚡不能滿觴夫怒少至灌賢方與程不識耳

語夫無所發怒迺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

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胃何知

晚風落

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

載酒無人過子雲

陳揚雄傳贊云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散從游學

掩

關畫卧客書裙

厚羊欣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

著新絹裙畫寢獻之入

歌喉不共聽珠貫

次公禮記之言歌曰上如抗下

如墜果然端若貫珠

正倪巖尚書與于駙馬詩莫損歌喉一串珠又樂天與于駙馬詩何郎小妓歌喉好巖老呼為一串珠醉

面何因作纈紋

厚李賀詩纈甲

僧侶且陪香火社詩

壇欲飲鸛鵝軍

蘇杜牧詩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鸛鵝陣名也左傳昭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

宋與華氏戰于楮山鄭

憑君遍遶湖邊寺漲淥晴來已

十分

病中獨遊淨慈謁本長老周長官以詩見

寄仍邀遊靈隱因次韻荅之

堯卿周鄉長官云竊聞子瞻學

士昨日飄然單乘獨出南屏旋至北山窮幽覽勝真得物外自適之趣

留山前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間然明公今日之樂正得於此因成詩一章上寄云放歸騎騎獨尋山直入青

羅翠靈間謝客杖藜方自適阮公嘯夜許翬攀可愁白
髮能添老須信黃金不買閑應向林泉真得趣倘祥終

日未
經還

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疎宜

獨往次公杜牧晚晴賦刑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

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閑欲問雲公覓心地次公雲

高僧也以比本老心地法門禪家之大要○禪師法雲要知何

處是無還楞嚴經云我今示汝無所還地

徑山道中次韻荅周長官兼贈蘇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厚謝玄暉觀雨詩方同戰勝者

之者子夏曰吾戰勝人問曰何為戰勝曰吾入見夫子之義則茶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一者戰於骨髓而夫子之義勝矣欲采

五畝宅厚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灑掃樂清淨學道恨日淺問

禪慙聽瑩莊子長梧子曰聊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

獨遊吾未果竟伴誰復聽吾宗古遺直厚左傳仲尼謂叔向古之

直窮達付前定鋪糟醉方孰歸楚詞漁父謂屈原曰世

其波衆人皆醉何不灑面呼不醒援明皇召李白作宮詞時

鋪其糟而飲其醜奈何效燕蝠欲爭晨暝次公小說載蝙蝠

成十餘章不決往問鳳凰鳳凰方睡遂投訓狐其事詳見詩案不如從我

且云某意以譏王庭老如訓狐不分別是非也已

遊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太平寺俗

尋幽自茲始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雲外盤飛

磴三更渡錦水再宿留石鏡次公功臣山以鏡鑿得名

水前所為錦溪也石緬懷周與李次公周與李尚則周長

作洛生詠編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能

三子至詩律嚴號今盤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

收贈張祐詩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史記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玲瓏苦竒秀名實巧

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

灑浮磬少公為龍九山皆山名山前見虎跡候吏鑿鼓競續曹景宗詩去

時兒女悲歸來猶鼓競我生本艱竒少公竒字讀如李廣數竒之竒居其反塵土滿金

甌酒字後漢范滂字史雲相帝時為茨蕪長有時絕粒陶里歌之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金中生魚范菜蕪山禽與

野獸知我又踏踏倬倬耀耀老夫踏踏笑謂候吏還禦虎

吾有命徑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

起山陰興覆晉王徽之字子猷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明四望皓然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

宿方至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但報菊花開吾當理

歸榜次公云言歸以菊花為期也師榜依顧北王孟功進舟也

汪覃秀才久留山中以詩見寄次其韻

季子應嗔不下機

蘇秦字季子游數年大困而歸嫂妹妻妾皆竊笑之。次公戰國策蘇秦去秦而

歸形容枯槁妻不下絰嫂不為炊。子仁按史記蘇秦傳及戰國策並無不下機字唯李白詩云莫見蘇秦不下機

棄家

來伴碧雲師

厚僧惠休姓湯氏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次公江淹雜擬衆詩凡三十篇各借著元

姓名至此詩題曰惜惠休故後來人誤以為惠休詩白樂天云不似休上人空手多碧雲暮更相承誤今先生云碧雲師亦幾於誤矣

○子仁按先生詩有云雜篇直欲擬湯休則蓋未嘗誤也碧雲師豈別有所引邪

中秋冷坐無因醉

半月長齋未肯辭

擲簡搖毫無忤色

之贈崔立之云搖尾憐簡自不供阮咸善琴士無貴賤皆為彈終日達夜無忤色

投名入社有新詩

次公杜詩我有新詩向麴吟。子仁石鼎聯句序云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声。敬夫九華山錄云龍池庵僧清宿與張扶為詩社

四方景慕趨若如歸皆宗九華扶詩社

飛騰桂籍他年事莫忘山中採藥

時

景純見和復次韻贈之二首

解組歸來道益光坐看百物自炎涼捲簾堂上檀

槽鬧送客林間擗燭香弄卿張籍詩黃金捍撥紫槽檀栳索初張調更高紫檀出扶南甚為

琵琶白樂天早朝詩云月與槐露露氣風獨燭煙香淺量里已愁當酒怯非才尤覺

和詩忙何人貪佩黃金印子仁李白詩來時儻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千柱

耽耽瑣北岡

人間膏火正爭光每到藏春得暫涼弄卿景春有藏春塢文忠公題

詩云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覺野蔬

香溪山勝畫徒能說來往如梭為底忙老去此身

無處着為翁栽插萬松岡弄卿藏春塢前一岡皆松林命曰萬松岡司馬溫公題詩云藏

春在何詩巒萬松林末日門關靜東風花木深主翁今素髮野服遂初心付與鄉人飲高歌散百金

柳子玉亦見和因以送之兼寄其兒子璋

道人

不羨腰金照地光次公鮑昭詩鞍馬光照地。子仁白樂天詩君看裝相國金紫系光照地暫

時假面弄西涼援白樂天詩西涼伎西涼伎假面胡人弄獅子晴燄曠日肝腸

暖厚道家服日精月華氣。弄卿陳高祖夢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養腹內猶熱古殿朝真履袖

香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閑底處更求忙先生官罷

乘風去羅列子厥風而行。弄卿謂子璋道人何用區區賦

陟岡次公詩陟彼高岡

子玉家宴用前韻見寄復答之

自酌金樽勸孟光續孟光與鵝妻也更教長笛奏伊涼子玉家有

笛妓子仁集府有伊涼州曲牽衣男女遶太白援季本白詩呼童草心維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

衣扇枕郎君煩阿香

厚黃香事母至孝暑扇枕疾則以身温席。顧李商隱詩今孤楚辨門生

嘗呼楚子陶為郎君

詩病逢春轉深痼愁魔得酒暫奔忙醒

時情味吾能說日在西南白草岡

景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

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

靈壽扶來似孔光

援孔光為漢太師賜靈壽杖

感時懷舊一悲涼蟾

枝不獨同攀桂

第一德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也。師酉陽雜俎言月中蟾桂地影也

空慶水影也此語差近

雞舌還應共賜香

六司為郎。厚

郎含雞舌香奉事。子仁劉禹錫詩新恩共理大牙地

等是浮

休無得喪

厚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又見賈誼

粗分憂樂

有閑忙

續國朝嘗召慶士仲校為司諫以論事公知燕之賜金歸華山又有紫微舍人者素不能文制詔嘗令張君房

代之一日賜日本國正史詔書紫微已受詞頭而失君房所在君
房時未第方與所親飲醉都市中使促之紫微不勝其窘暇日揚
大年與錢若水宴閑忙一令揚曰世上何人最得閑司諫賜
金歸華山錢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解名對

年來
世事如波浪鬱鬱誰知栢在岡厚退之詩浪波行

屢把鈔刀齒步光稷賈誼賦莫耶為鉞方鈔刀為鉞厚史

更遭華裘照虎涼續范滂傳京穀梁春秋曰二字之褒寵踰華

蘇門山上莫長嘯後阮籍嘗於蘇門山

薈葛林中無別香遇孫登與商畧柄神

燭燼已殘終

夜刻厚齊竟陵王子良嘗夜與四學士槐花還似昔年忙

背城借一吾何敢後左傳齊

慎莫樽前替戾岡厚晉佛圖

日請收台餘怒背城借一

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疾岡僕谷劬秀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秀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

刁景純席上和謝生二首

悞入仙人碧玉壺狂神仙使費長房為市掾有若公來賣藥常懸一空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即跳入壺

中長房隨公試展足則亦入壺見樓觀五色重門一歡那復問閣道公語長房曰我神仙人也見責暫還人間耳

親踈杯盤狼藉吾何敢厚史記傳于髡博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影久而送客車騎

雍容子甚都瘦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此夜新聲聞北里伊人公伊水元

帝纂要云古艷曲有北里靡二之曲。師史他年故事紀南

徐續東晉置南徐州治京口今潤州也。師南史徐君舊善效歌好聲色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時襄陽魚弘亦以豪後孫於

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欲窮風月三千界子七歐陽永叔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

年願化人天百億軀續柳子厚詩若為化依身千億遍上峯峯頭望故鄉

縱飲誰能問挈壺次公周官有挈壺氏蓋言不必問滿之淺深也不知門外曉

星躔綺羅勝事齊閣次公陳後主於光照殿前起臨春閣綺羅望山三閣後主自居臨春張

賓主談鋒敵兩都西班賈妃居綺綺羅孔二賈妃居望山並復道往來故有羅綺之勝矣

搨畔煙花賞蘇軾杜牧之詩今日鬻蘇

風海中童叟尚追徐厚素始皇令徐福與童男女二千人入海求仙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無多酌我公須聽厚蓋賞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醉後麤狂膽滿軀

次公趙雲與曹公戰先主明日視戰歎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

次韻沈長官二首

家山何在兩忘歸杯酒相逢慎勿違不獨飯山朝

我瘦厚季白詩飯穎山前逢杜甫頤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因何太瘦生想為從前作詩苦也應糠覈怪

君肥厚陳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其嫂獲其不事家產曰亦食糠覈示次公晉王戎之子肥戎今食糠

肥愈甚

男婚已畢女將歸事東懷遠民轉向長字子平嫁娶既畢教斷家事遂肆意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也

累盡身輕志莫違聞道山中食無肉玉池清水自

生肥事九星下經云青青之月與日同昇合兩成一出彼玉池入乎金屋大如彈黃如摘中有佳味甜如蜜子能得之慎

勿失黃庭內景經用田之中精氣微玉他情水上生肥

造物知吾父念歸似憐衰病不相違風來震澤帆

初飽雨入松江水漸肥次公帆飽水肥皆方言也

劉孝叔會虎立時王規甫齋素祈雨不至

二首堯卿述字孝叔戴字規甫

白簡威猶凜續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陽清露白簡深劫取之仲容或有虧耶次公傳玄

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坐而待旦於其貴時攝伏臺閣生風。理文選任時奏彈曹景宗曰臣

謹奉白簡以聞
注簡畧狀也
青山興已濃
鶴閑雲作筆
馳臥草埋

峯
堯卿晉王恭披鶴氅裘
唐曲良翰為駝峯留
跪履若可教
續張良遇一老父於
下邳老父墮履地不

頤良取之良強忍下取履因跪
進父以足受之笑曰孺子可教
卜鄰應見容
續白居易與元稹
一鄰詩明月許同

三選夜綠揚宜作兩家
春又杜詩王翰頃卜鄰
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
天公公
後有

回先生詩是也或言呂洞賓身姓為回
土回字乃呂耳又見唐先生詩注同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

織纒
續東漢周澤為太常卧疾齋宮其妻問所苦澤以妻犯齋
禁收送詔獄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不短纖不長
堯卿晉劉毅嘗散齋而疾而妻省之毅便奏加妻

罪而請
只遣三千履
續春申君客三千人
其上客皆爾珠履
來遊十二峯
續

山有十
林空苔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應

月下逢
續李白詩若非羣玉山
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次韻陳海州書懷
陳曾令
御邑

鬱鬱蒼梧海上山東海鬱州山云蓬萊方丈有無間

萊方丈瀛州此二神山舊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自齊威宣燕昭秦皇漢武帝遣人求之舊聞

草木皆仙藥任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又瀛州在東海之東上有聖芝靈草欲弃

妻孥守市閩厚王莽專政梅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更姓名為吳

市門卒云雅志未成空自歎通謝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未

疾篤遠都故人相對若為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

雙鳧去莫攀任後漢王喬有神術顯宗時為葉令每朔望來朝明帝怪之令太史伺望輒有雙鳧從東來

次韻孫職方蒼梧山

蒼梧奇事豈虛傳見前荒怪還須問子年滄晉王嘉

拾遺記事遠託鼇頭轉滄海續列子言海中有五山根無所連著帝遣巨鼇十五舉首戴之

多怪詭來依鵬背負青山出莊或云靈境歸賢者又恐

山峙不動

神功亦偶然聞道新春恣遊覽羨君平地作飛仙

次韻孫巨源寄漣水李盛二著作并見寄五絕

南嶽諸劉豈易逢次公南嶽諸劉指言劉貢父劉莘老也王昌

南嶽諸劉為之先驅相望無復馬牛風次公左傳風馬牛不相及

復山公雖見無多子山濤也社燕何由戀塞鴻昔

巨源貢父莘老相遇於山陽自不契闊惟巨源近者復相見於

高才晚歲終難進勇退當年止急流續陳搏謂錢惟

道者曰此人但能於急流中勇退耳惟滄果早年恬退○堯卿錢

希白洞微志曰上即位初鄧州觀察使錢太博若水雍容文雅亦

近世奇士堅乞罷樞務遂拜禮部貳卿充集賢院學士其日晚予

往謁賀諸客退獨相留後廳再坐因云某之此命蓋亦前定夜來方

思二十年前白閣道者之言固不虛矣予詢之乃曰某初應舉欲求解遂往華

陰謁陳先生通刺後蒙倒屣相迎近世見士大夫之重名者未嘗有此

優禮院人皆驚焉坐定數日某欲有所問而中輟者數四賓主情未

相洽每日相會但啜茶而即退及臨出執手約後十日却相訪至

期徑往近入山齋地坊中已先見有一僧擁袖對坐某揖之寒暄
之札亦甚簡傲少年壯氣頗不平之良久僧熟視其而謂陳曰無
此骨法二公皆微矣雖驚異其言而不敢詢問更有他客至乃遂
巡先退次日某獨往見陳且問僧名及言者何事陳曰此即曰問
道者也道行高索學通天人至於知人尤為有神仙之鑿欲勸留
學道中心不決遂請道者質疑他云見足下非神仙骨法學道亦
不能成但却得好官能於急流中勇退耳又云他本在太
白山累歲方一到此某再求見終不可得人生萬事知不可勞取
不獨二

疏為可慕

厚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即日父子

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
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丈夫或歎息為之

泣他時當有景孫樓

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
樓○疏謂景慕漢二疏也

漱石先生難可意

謂巨源○援孫楚謂王濟曰欲枕石漱流
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

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
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齧韞校尉又無朋

自謂○續蘇武
留匈奴單于欲

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
食武則齧韞毛并咽之數日得不死

應知客路愁無奈故遣

吟詩調李陵

謂李君也○厚蘇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
匈奴明年陵敗兵降其後武歸漢陵置酒作

詩三首贈別武亦有詩云黃鶴一盛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
思心常依二又云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一月晨起
疑霜故世言五字
詩自蘇武始也

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畏人誇白居易詩忠州

於朝云為報巫山神女道速持雲雨待晴時詩豪正值安仁在空看河陽滿

縣花盛為邑宰厚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種桃李花入號曰何陽一縣花

膠西未到吾能說字在韓退之詩云湖陽未到吾能桑柘

禾麻不見春不羨京塵騎馬客羨他淮月弄舟人

莫笑銀杯小苔喬太博

陶潛一縣令獨飲仍獨醒酒將公田二頃五十畝

種秫作酒不種杭任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

二頃五十畝種秫我今號為二千石歲釀百石何以醉

賓客請君莫笑銀杯小爾來歲旱東海空會當拂

衣歸故立作書貧粟監河侯重臣莊周家貧貸粟於監河侯萬斛船中

着美酒與君一生長拍浮晉畢卓持酒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美味置兩右手

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和段屯田荆林館

南山有佳色無人空自奇清詩為題品草木變芬

菲謝女得秀句師杜詩題詩得秀句留待中郎歸重謝女道蘊也

則有阿大中郎謂謝安也便當勤鞭策僕倦馬亦饑段有姪女在焉

遊廬山次韻章傳道

塵容已似服鞍駒續西漢田蚡傳僕武怒內史曰平生數言

駒野性猶同縱壑魚西漢王褒聖主得賢臣出入巖巒

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還有

鳴夷掛後車

援揚雄酒箴鳴夷滑替復如大壺常為國器託

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其終特云託于屬車今先生止取鳴夷挂後車詩命彼後車窈窕驅前馬言官妓引馬儀札執燭前馬

莫笑吟詩淡生活

白有得色變為破題次至揚女士曰昔日

蘭亭無點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居易知不當令阿買為君書

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淡生活當令阿買為君書

和頓教授見寄

用除夜韻

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

見前莫笑

婦言既不用還

有責子歎

厚陶淵明責子詩阿舒已二八顯惰故無匹阿宣行

九齡但覓

無絃則無琴何必勞撫玩

顯淵明善琴素琴一張

之曰但得琴中我笑劉伯倫醉髮蓬方散二豪苦不

納廣劉伶酒德頌云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志議其所以

與嶼 獨以鍾自伴厚於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既死何用

埋此身同夜旦悼莊子內篇大宗師云死生孰云二子賢

自結兩重案續傳燈錄全路禪師參德山和尚執坐具上法

笑人還自笑出口談治亂一生溷塵垢晚

以道自盥無成空得懶坐此百事緩側聞頓夫子

講道出新貫次公時頌起為教官以豈無一尺書恐不

記庸懦陋邦貧且病數米銖稱炭厚莊子簡髮而櫛數

世哉 慙愧章先生十日坐空館袖中出子詩貪讀

酒屢煖續孫成生南數若談論狂言各須慎勿使輸薪繁

厚漢法有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古曰三歲刑

荅陳述古二首

謾說山東第二州

天公山東第二州先生自言其

密州也棗林桑泊正密州所宜也

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却自羞

小桃破萼未勝春羅綺叢中第一人

次公小桃言小妓子功李白詩漢

宮誰第一聞道使君歸去後舞衫歌扇總生塵

陳有小妓述古稱之

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方丈仙人出渺茫

方丈海中神山也。及公方丈仙人言道山也。章子厚自翰林中出守故云。

高

情猶愛水雲鄉功名誰使連三捷

阮之詩一

身世何

緣得兩忘

續莊子不知兩忘而化於道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

話偏長只應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馬元城先生語

錄載宋太祖皇帝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此四字出李尋傳玉堂殿名而持詔有直廬在其側故云

絳闕雲臺總有名

厚清都絳闕上帝所居也漢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總司馬子微身居赤城

名在絳闕。次公子厚學道故云絳闕有名

應須極貴又長生

干朋清靈真人裴君內傳云道

人支子元相君曰子目中昧子正似此斗珥光星既有貴爵又當神仙

鼎中龍虎黃金賤

丹之術有日魂月魄白庚青龍真氣正汞蓋五行強名耳

松下龜蛇綠骨輕

松脂入土千歲化為茯苓形如龜蛇鳥獸者最良也

雲水未渾纓可濯

眼應明

次公雲水弁山乃湖州兩景已見贈孫莘老七絕注

兩庖春酒真堪羨

占人間分外榮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

過舊遊

前生我已到杭州

次公自言前生曾到杭州入壽

星院如夢中所見。子仁履先生答陳師仲書云在杭州嘗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故詩中嘗有前生

已到之語
即此詩也

更欲洞霄為隱吏

師洞霄宮
在杭州一庵閑地且

相留

見題壁

狂吟跌宕無風雅

次公江文通恨賦曰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醉墨淋漓不整

齊應為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

次公此乃隨
手便遺黃上

掃癡心更望
碧紗籠之意

竹閣見憶

栢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

鶴氅

厚晉王恭嘗披鶴氅而行
孟昶見之曰神仙中人也

不須更畫樂天真

龜孤山
有白居易

易竹閣僧志詮作栢
堂相連見孤山二詩

答李邦直

美人如春風着物物未知羈愁似冰雪見子先流

漸次公漸字韻書云冰流也子從徐方來吏民舉熙熙扶

病出見之驚我一何衰知我父慵倦起我以新詩

詩詞如醇酒盎然重四肢徑飲不覺醉欲和先昏

疲西齋有蠻帳風雨夜紛披放懷語不擇撫掌笑

脫頤厚臣傳厚臣別來今幾何春物已含姿柳色日

夜暗子來竟何時徐方雖云樂東山禁遊嬉又無

狂太守何以解憂思聞子有賢婦華堂詠螽斯螽斯

盍不倒囊橐賣劔買蛾眉子七古詩黃金不惜

不用教絲竹唱我新歌詞

和潞公超然臺次韻堯卿熙寧八年作

我公厭富貴常苦勲業尋相期赤松子

通張良願奔人間事從赤

松子遊

求望白雲岑清風出談笑萬竅為號吟

子大

嵬噫氣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二則不竅如號

吟成超然詩洗我蓬之心

通莊子夫子猶

有蓬之心也

嗟我本何人麋鹿強冠襟身微空志大交淺

屢言深

次公范曄傳云何交疎而言深也

囑公如得謝呼

我幸寄音但恐酒錢盡煩公揮橐金

通前漢疎廣傳

舊嘗客相與醉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雖賣以供具陶淵明詩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持

上客公行仁張景陽詩揮金樂當年公在杜詩揮金廣物理

次韻劉貢父李公擇見寄一首

通公擇知湖州貢父

亦在江蘇

東坡守密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

次公詩案招此詩謝近日更立

新法事尤多也曲無和者應思郢獨宋玉言有歌於郢市者陽春白

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以曲彌高而和彌寡論稍卑之且借秦厚張釋之言

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公可行於是經之言秦所以失漢所厚張釋之言

以興者文帝善之厚張釋之言公漢賈山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歲惡

詩人無好語公擇來詩皆道夜長鯨守向誰親貢父近

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厚退之石鼎煎

何人勸我此間來絃管生衣甌有埃厚後漢地冊傳

詠蟻儒滑無百斛蝗虫撲面已二回厚公詩案

廷戒則公使錢大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故絃管生衣甌益生笑

及言蝗虫災傷盜賊四起旱澇飢饉以見政事闕失皆新法不便

故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巡城拾弃孩為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厚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

如雷鳴

中生壘

挽史雲

廷戒則公

及言蝗虫

君莫歎

和趙郎中捕蝗見寄次韻

麥穗人許長穀苗牛可沒天公獨何意忍使蝗蟲

發驅攘著令典隋書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不敢掘
姚崇曰詩云去其螟蟲及其蟊賊秉畀炎火

光武詔曰池順時政去
彼蟊賊此除蝗語也農事安可忽我僕既胼胝胼胝謂手足
生重繭也

我馬亦欵矻飛騰漸云少筋力亦已竭

苟無百篇詩何以醒睡兀初如䟽畎澮淳養生論云
益之以畎澮

而澮之以尾閭注畎澮細
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漸若决澌渤往來供十吏厚

漢陳遵為河南大守至官刀書百吏十人治私
書謝京師故人傳過心几口占書費百封腕脫不容歇暖

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蔡頰在太極殿後閣口所占授功
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巧公係之不然手腕脫矣平生

輕安庸熟視笑魏勃魏勃前漢魏嬰聞魏勃本數齊王舉兵
使三刀責勃二曰失火之家豈暇先

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止戰栗嬰
熟視笑曰人言魏勃勇吾聞人平愛君有逆氣詩壇專

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止戰栗嬰熟視笑曰人言魏勃勇吾聞人平

斬伐民病何時休吏職不可越慎無及世事向空
書咄咄厚晉徵浩為桓温所奏廢為庶人口無怨言但終日書空作咄二怪事四字而已

趙郎中見和戲復答之

趙子吟詩如潑水韻退之詩文如翻水成一揮三百六十字奈

何教我欲尋醫恰如西施藏白地厚樂天簡二吟十三行坐事調品不肯迷

頭白地藏趙子飲酒如淋衣一年十萬八千杯厚李白詩六千日一日須頥三百杯以日計之則一年當飲十萬八千杯也

若不令君早入務飲竭

東海生黃埃我衰臨政多謬錯羨君精采如秋鷄

頰哀老子今日飲厚後漢馬援為

為君坐厚華嶽菜尖見秋律時白外事接輿曰此死移之職何足以相頰頰哀老子

嘯主書諾厚後漢黨錮傳字云汝南太守宗貢任功曹范滂南

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哺

和晁同年九日見寄

仰看鸞鶴刺天飛

次公鸞鶴退之系柳子厚文章飛刺天

富貴功名老不思

病馬已無千里志

續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也

騷人長負一秋悲

厚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古來重九皆如此

只如此見山何必獨露衣

別後西湖付與誰遣子窮愁天有意

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者以自見於後世云

吳中山水要清詩

和孔郎中荆林馬上見寄

秋禾不滿眼宿麥種亦稀

次公秋後漢詔有二宿麥未下蓋麥隔年秋種至明年夏收所以

謂之宿麥也

求愧此邦人芒刺在膚肌

續漢宣帝初即位霍光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饑

續盧仝茶詩三城樓枯腸唯有

言不直一林水又
豈足以救飢乎
方將怨無襦
厚後漢廉范為蜀郡太守民歌之曰廉范度來何暮昔無一襦

今有五
忽復歌緇衣
蘇詩緇衣之直方微字又改為為弓。次公孔子曰好賢如緇衣今先生之意蓋取其

好善也
堂堂孔北海
厚後漢孔融傳字文舉為北海相為融管亥所圍求救於平原相劉曄

海乃復知天
直氣凜羣兒
蘇補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雄下有劉備耶

愚那用故誇傷
朱輪未及郊
蘇美輪刺史之車轅制二千石朱兩轡

先馳何以累君子
十萬貧與羸
滔滔滿四方
少公論語

皆天下
我行竟安之
何時劔閣路
春山聞子規

和孔君亮郎中見贈

偶對先生盡一樽
醉看萬物洶崩奔
優游共我聊

卒歲
蘇詩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骯髒如君合倚門
厚趙壹詩伊優北堂上

恐掉頭難久住
蘇杜甫送孔巢父詩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
應須傾蓋

便深論

援孔子之郊禘禮

固知嚴嚴勝風流在又見長身

十世孫

知字君嚴嚴字君勝長之諱其墓六孔子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今君亮四十八世矣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之十七